

710



遊記第二集

晨報叢書第二十一種

晨報社叢書

第二十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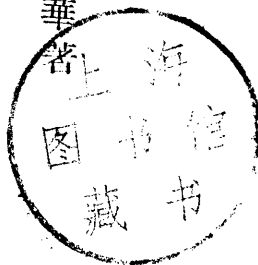
遊記第二集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7 5183B

俞頌華著



~~1555021~~

遊記第二集

目次

旅俄之感想與見聞

一——一〇八

引子(三)

赤俄之外交(四)

赤俄之經濟(一四)

赤俄之文化(二八)

赤俄之政治(四五)

農民問題

(五九)

赤俄社會實況之一斑(七五)

歐俄糧食缺乏的原因(九一)

結論(九五)

附錄 羅秋白君莫斯科

科之耶穌復活活節及五一節(一〇三)

俄國旅程瑣記

一〇九——一三五

勞農俄國之觀察

一三七——一四八

俄國之再造問題

一四九——一六二

目次

一



頁

烈寧關於新經濟政策與政治啓明一篇演說之要點（一五四） 全俄蘇維埃第九次大會與財政及司法問題

（一五九）

例言

一 是集係輯俞頌華君四篇通信而成，與俞君同時結伴入俄者，尚有瞿秋白李仲武二君，而二君之通信，則俟他日另輯成書，

一 『旅俄之感想與見聞』文中，曾言關於五一節之莫斯科情形，秋白君已有報告，故本集於是篇之末，附錄瞿君通信一則，以便讀者參閱。

一 第一集中鮑契胥孫福熙徐彥之三君遊記，均叙由海道赴歐，是集『俄國旅程瑣記』一篇，則述由西伯利亞鐵道赴德，取道不同，更有可觀。

旅俄之感想與見聞

俞頌華

引子

非有齋藏

我自從一九二一年正月月中旬入勞農俄國國境至四月底離開，在赤俄總共祇有三個月，所以對於俄國現狀很乏充分的調查和研究，我本想暫不發表我游俄的感想和見聞，以免唐突了這世界上簇新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但是凡知道我到俄國的，必定要問我俄國最近的實況究竟怎樣，所以不得不將關於俄國外交經濟文化和社會狀況，就我在赤俄時所見所聞和所感想到的，略記一二，作一簡單的報告，總括的答覆。這一篇雖是一個總括的答覆，只因限於時間，却很簡單草率，須得請讀者原諒。

『布爾塞維克』這個名詞，日本人譯作『過激派。』我們對於『過激』兩個字，望文生義，總以為在布爾塞維克政治之下，必定有許多恐怖的現象。其實不然，

當我和我的旅伴劉秋白李仲武二君到莫斯科的時候，不但他們國內的戰爭已熄，即其邊境亦無戰事，正在那裡經營平和的經濟上的改造。所以絲毫不見有什麼可怖的現象。莫斯科京城裡的私家商店，差不多都沒有了，他們對於克服他們國內的大資本家，可算是完全勝利了。滿街的行人，衣衫襤褸的居多。我們在莫斯科，覺得日常生活，頗有些東方式。雖在歐洲，却覺得與在亞洲的中國差不多。麥沙列克氏（Thomas Garlique Masalyk——記者按，他得捷克斯拉夫新國的總統。）在他所著的一本『俄羅斯的精神』（Spirit of Russia）裏頭說俄國從他物質的文明看來，可分新舊兩部分。到俄國去的旅客，從西方入俄先經過波羅的省諸地，完全看見歐化的新俄，愈往東則漸入舊俄，而愈見其物質上歐化程度之低。這番話雖是麥氏在俄國未革命以前說的，而我覺其說的很切。我們到了歐俄，並沒有十分覺得身在歐洲，大約也就因我們是從東方來，而來的時候，正值他們因大戰大革命後而且在封鎖時期

物資缺乏的時候。

我到莫斯科之後，最注意的是蒐求他的書報雜誌並找人談話。可惜他們英文的書報比較俄文法文的少的多，而且我也沒有時間把他们都細細看過。所以考察上所得的，除了日常所見之外，比較上從談話得來的資料居多。茲分以下幾節畧述於後：

二 赤俄之外交

原來一國單獨的實行很澈底的社會主義是極困難的，況且『世界的勞動者聯合呵，』（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是他們共產黨的口號，所以他們最注意的是和全世界的工人聯絡。

以俄國的地大物博而論，蘇維埃俄羅斯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斷絕關係，固未嘗不可。無如他們工業到底還未十分發達，機器也是不足，而他們的理想是在工業

和農業的電氣化，所以事實上卻不能不和世界各國有外交關係，以便締結商務上的條約。並且他們因大戰大革命和封鎖的緣故，日用必需品很告缺乏。所以對於無論東西各國，都願意有外交上的關係，以互相流通貨物。他們雖願意和東西各國結外交上的關係，但對於被壓迫的民族和對於非被壓迫的民族的態度與外交政策卻絕然不同。

他們最反對的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以前東方的高爾卻克，謝米諾夫，西方的譚尼金等，和布爾塞維克作戰，背後都是有別國幫他們的忙。他們以為這就是世界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激戰，因此對於經濟上被壓迫的民族表示一種很懇摯的同情。他們對於小國弱國既然有懇摯的同情，表示了好意，那東方小國弱國與西方的小國和戰敗國自然也和他們互相聯絡。土耳其，阿富汗，波斯，都派代表和他們締結條約。西方的喬治亞，阿米尼亞，也和俄國有密切的關係。並且喬治

亞也已改建蘇維埃的政府了。波蘭和烏格蘭，已與俄國訂和約了。奧國亦有代表在俄國。德國雖無正式的外交官在蘇維埃俄羅斯，而德國的外部派史堆蓄博士(Dr. Paul Stahler)爲經濟調查委員，到莫斯科調查俄國的經濟。

史堆蓄博士有一天特地來訪問我們，詢中國近時的社會運動和政界的近況。我們因問他德國對於協約國的態度如何，對於俄國已否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他說：『德國已預備派大使到俄國。至於對協約國的態度，只能說德國願以能力所及的資金賠償協約國，逾此限度，德國不能承認。』後來果然協約國因德國不能如約交付賠款的數目進兵了。我嘗見俄國第三國際會報上有一篇論文，說德國現在直接受痛苦的，還是德國的士商階級，所以俄國願俟德國改建爲工農民的國家後加以援助。話雖如此，實際上我看俄國和德國却是很聯絡的。教育委員長羅那却爾斯基(Th. Rona-charsky)氏嘗親自對我說：『俄國因爲紙缺乏，在德國設一印刷所專印俄文的新書

，分布各國，』可見俄德的邦交是親善的。加拉亨（Kalinin）嘗說：『現在的國際聯盟是爲少數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國家所壟斷的國際聯盟，東方被壓迫的民族應該集合世界的小國和被壓迫的國家組織真實的國際聯盟。』從這句話看來，也可見他們對於世界上所有被壓迫民族，都很有有一種懇摯的同情了。

外交委員長赤采陵（Tchitcherine）嘗說：『我們要尊重民族的自決權。』而民族委員長史達林氏（Stalin）則更進一層說：『弱小的民族都有從大國分離而自己建國之權；因爲譬如一個弱小的民族，聽其自由決而脫離甲國的拘束併入乙國，還是不算能很徹底的尊重小民族的個性。』他們對於以前屬於俄國的各小民族，一面尊重他們民族的個性，一反從前俄皇的同化政策，一面又專謀他們勞工階級福利的促進。從這一點看來，他們對於小國小民族的態度是很近於理想的，說他的主義近於一種新軍國主義，從現在看來，却很不確切。

此外還有一件可記的，即是我們在宮裡遇見一個蒙古的代表，他的名字是 Oshiru Nonto。他是外蒙古人，代表南俄一個小國，叫克爾密芝共和國（Kalmeits Republic）。這小共和國裡面有二萬餘蒙古人，是中國元朝時移徙到那邊去的。那裏的蒙古人，據他說現在大多數仍是業農和畜牧。他現在到莫斯科，是為代表那共和國和那裏的蒙古人來與蘇維埃俄羅斯結經濟上的關係的。

他們對於弱國小國和被壓迫的民族的態度已說明了，如今再說他們與大國的外交關係，四強（Big Four）——英法美意——之中，他們所最要聯絡的是英國和美國。他們所以要聯絡英美和他們恢復外交關係，據我看來，最大的原因是因希望結商務上的關係，以便雙方的物質互相流通，以促農工業之發達。原來俄國原料的出品是很豐富的，木材，麻，煤油，皮料，以及礦產品等，本來是出口的大宗，他們現在極需要各項機器，以大規模的發達其工業和農業。所以不得不以自己的原料，

和工業先進國交換大量生產之機器。要達到這個目的，自然不得不委曲求全的和工業先進國結商務上的關係了。

列寧嘗說：『共產主義是蘇維埃制度加上電氣化。』現在在俄國蘇維埃制度總算成立了，而農工業的電氣化還前途遼遠，於是更不能不和工業先進國結物質上互助的關係。所以除了欲與列強結商務上的關係外，還想用租地方法，招外國的資本家來俄國開發富源，以完成其共產主義物質上的條件。現在勘察加（Kamtharcaka）將為美國的租借地了，他們租借地的政策也可算實行開始了。他們現在還想招別國的資本家來經營別的租借地，別國的資本家也有像美國的資本家溫特列布（Vandirip），來與蘇維埃政府訂租借地（Concession）的契約麼？這却不敢豫測了。

總而言之，他們現在正耍着手平和的建設事業，物質上苦無憑藉，所以極力要和工業先進國發生經濟的關係。

依政治的關係而論，列強的政府是與蘇維埃政府不相容的。列強首先援助他們的反對黨，想假那反對黨的兵力來破壞蘇維埃俄羅斯。可是這種企圖已經失敗了。列強又用封鎖的政策對待俄國，可是俄國人民能忍耐他人所不能耐的苦，至今不屈。現在列強需要俄國的原料，俄國需要列強的工藝品，所以列強雖未正式承認蘇維埃政府，而商務關係却漸漸地在那裡進行了。

商務關係雖漸漸在那裡進行，然以政治上不相容的緣故，將來俄國即使能與列強的政府結正式的外交關係。我總覺得他們也是貌合神離的。況且法國現在不但不與俄國結通商關係，並且明目張膽的反對。在法的俄國黨在巴黎開國民會議，法國還專承認他們。東方的日本對於俄國是專助舊黨，西方的法國也是如此。雖然日本與法國反對蘇維埃俄羅斯的原因不同，而其援助俄之反對派則一也。英美與俄締結通商關係，或將來更進而承認蘇維埃俄羅斯，恐怕都是因為欲罷不能的緣故。他

們的政府對於蘇維埃俄政府，我想是沒有十分好感的，所以照我的觀察而論，蘇維埃政府對於列強外交上卻處於孤立的地位。

蘇維埃俄羅斯對於列強，在外交上雖處於孤立的地位，然而對於列強的勞動者却很有聯絡。在他們共產黨國際大會又名第三國際大會(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or The Third International)。列強的工黨，社會黨，共產黨（凡屬於馬克思派的），都派代表，所以可以說蘇維埃俄國工人和世界的工人結有連帶性(Solidarity)。就這一點看來，蘇維埃俄國非但不孤立，而且國際的地位却又很高。

我於三月一日參觀莫斯科第三國際大會會所，由該會書記柏拉卻樂克君(Plachorok)引導參觀各部，並見其總務部長 Beiko。這會所的建筑是極其華麗極大的，印刷部，編輯部，英法德意文的翻譯部，宣傳部，會計部，各國日報雜誌部，本國日報雜誌部等應有盡有，獨是各國日報雜誌部中不見有中國日報和雜誌，我問他們何

以沒有。他們說舊的沒有陳列，新的將來是要設法蒐集的。我參觀後，對那引導我的柏君說：這真是極好的組織，在一個極好的建築之中！

第三國際大會是結合全世界無產階級實行世界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革命機關，於一九一八年在莫斯科成立。他的國際運動的目的，是在希望全世界都取蘇維埃制，組織蘇維埃的大聯盟，再由這大聯盟完成一個經濟平等的統一世界。因此，他的主要的任務有以下三項，（這三項是第三國際會已決定的。）

(一) 以聯盟為達到一個完全統一的結合的過渡辦法，故先圖各蘇維埃聯盟共和國間相互關係之鞏固與密切。

(二) 各蘇維埃共和國相互結一經濟上的結合，非此不足以恢復被帝國主義所破壞之生產力，且又不足以謀勞農幸福之增進。

(三) 努力創造統一的世界的經濟，這統一的世界的經濟 (Uniform Worldly

(Economy) 是以一般的普遍的計畫爲基礎而須由各民族之無產階級決定。

第三國際大會是赤俄發起，所以觀於以上三項也可窺見赤俄外交根本政策之一斑。赤俄最反對的是世界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所以凡有破壞這二種主義的勢力，他們都極力的歡迎援助。他們以爲東方民族被西方的帝國主義所壓迫，所以東方民族的無產階級程度較低，而東方民族純粹的共產主義的革命也很難即時實現。但是東方民族的士紳階級設若有起而反抗世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運動，第三國際大會以爲也要援助，因爲一則可以減殺帝國主義的勢力，二則也可間接的使無產階級減少一重壓迫。赤俄對於東方弱小民族所以很表同情，且其所以似與東方民族有一種同舟共濟之誼之根本原因即在於此。

第一國際會是於一八六四年在倫敦組織。自一八六四至一八七二年間第一國際會已建立攻擊資本主義團體的一種基礎。第二國際會是於一八八九年在巴黎成立。

自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間第二國際會是無產階級運動的有力的組織，但在歐戰時稍失其國際的革命的性質。所以有第三國際會起而代之，這是第三國際會成立的原由。

二 赤俄之經濟

講到勞農俄國經濟上的特點，我以為有兩點最重要。這兩點是什麼呢，一點是分配政策，一點是工業的管理。

我們到俄國的時候，即見私家的商店差不多都沒有了。城市裡的人要什麼東西，差不多都要向政府領了證明書到貯藏部去領，即每天要吃的麵包也是由政府分配。那經管分配的總機關就是「人民糧食委員會。」如今且說糧食委員會的組織和政

策。

糧食委員會的人員，按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R. S. F. S. R.）的憲法，是由人民委員會議指定，且歸由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指定之人民委員會節制。至在各地方糧食委員會之主要機關，則有地方糧食分配幹部，州糧食分配幹部，縣糧食分配幹部。這些地方之糧食分配幹部，與各地方蘇維埃與各地方糧食委員會，都有指臂相連的關係，且於生產地方糧食機關和消費地方的工人之間也保持相當的關係。地方糧食分配幹部（Local Provision Committee）由一部分人員組成，一部分是由地方議會選出而經地方糧食分配委員會認可的人員，一部分是地方糧食分配委員會推選而經地方議會（即蘇維埃）認可的人員。州縣糧食分配幹部的人員也是由地方分配幹部同樣的方法選定。

人民食糧委員得遣派委員分赴地方州縣的糧食分配幹部。此項委員得停止各該部議決案之與中央行政方針衝突或抵觸者，人民食糧委員又得遣派由工會蘇維埃機

關和消費地方所推舉的人員，到生產地方糧食分配幹部。惟此項人員不得過地方糧食分配幹部人員全數的半數。消費地的地方糧食分配幹部，亦得遣派代表至地方糧食委員會。在食糧機關之中，又有三部占特別地位者，即（一）工人之糧食隊，（二）糧食軍，（三）勞動監督部。

工人之糧食隊是由全俄工會議會的軍需局組織，其執掌如下：（一）登記食糧之收成與剩餘，（二）輸送糧食於倉庫，（三）對農民施行宣傳令其以剩餘之糧食供給國家，（四）對於食糧之運輸加種種助力。

糧食軍之組織與紅軍之組織略同，由召集志願入伍，堪勝軍事上之服務而健康稍遜，不能從軍者組織之。這糧食軍的職任是在強制農民之不肯以餘糧供給國家者提供其餘糧。

勞動監督部也是由工會之軍需局組織。這個機關的職分是對於食糧委員會與各

地方糧食機關推行階級的統治。自從一九一九年三月起，分配上的職務已大半改歸合作社調度，而糧食委員會則從事於新設定的分配機關的管理。

糧食分配各機關之組織，略如上述，茲再述糧食部分配之政策。

勞農政府對於糧食的分配，已苦心經營了三年了。他們決不以僅僅國家公平分配糧食爲滿足，並且設法日常必需的消費品都歸國家分配。一九一八年五月全俄中央行政委員會（即訓令糧食委員會）着手大規模的國家分配日常必需的消費品於全體人民，以便商工業都收歸國家經營。同年十一月，又訓令糧食委員會設法由國家供給日常用品於人民。蓋勞農政府最初之計畫，即在取消私家商業，而由蘇維埃合作社倉庫供給人民之需要。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間政府也本此計畫進行，一直到現在總算辦的粗有成效了；如今再總括的述其根本的方針如下：

（一）本乎國家供給人民以日常必需的消費品的原則進行，

- (一) 由國家專有各項主要的食糧，
- (二) 推廣國家貯藏物資的計畫，
- (三) 實行在農村集合的交換農產品與工藝品的方法，
- (四) 強制全國人民提供餘糧於國家，
- (五) 為集食糧與其他必要的消費品起見，與農民中專營私利者對抗，
- (六) 分配上用優待的條件供給食糧與日常必需品於勞工，此種優待條件對於非勞工並不適用。

蘇維埃俄羅斯之糧食機關與分配策略如上述，然糧食分配上最優待者不止勞工，對於小孩，軍人，科學家，國家也是優待的。

依大體而論，他們的分配政策是很有理想的。倘使他們理想的政策，果能一一見諸實行，不但租稅要廢，金錢制度也要被他們打得粉碎。何以呢？他們政府果能

以工業品農產物收歸國有，由國家的公共機關分配，則所有贏餘都是國家的財源。倘使生產發達，贏餘夥多，國家便可把所有贏餘充政費，那裡還要租稅？他們要取消私家的商店，所以政府不但要設法以食糧由國家分配，並且還要把日常必需用品分配於人民，倘使果能完全辦到，金錢還有什麼用處？

雖然，諸君要知道俄國現尚不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蘇維埃政府四年來所做的，大半是消極的披荆斬棘，掃除一大部資本主義的組織，直到如今剛剛用全力來着手建設事業，現在所處的地位，純然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之過渡。他們經濟上的分配問題，不能發達其理想上的目的，也是當然的。況且俄國工業上是後進國，農民的智識也淺薄得很，生產很不發達，故要辦到照着理想解決分配問題，決不是短期間的事。現在他們政府在各城辦到分配食糧，分配一大部份日用必需品於都市的人民，已是十分艱苦，總算是粗有成效的了。他們經濟上的分配問題不能隨他

們理想解決，根本是在生產問題。所以現在他們並不急於去廢止租稅，取消金錢制度，而專注意於生產問題。

先前不是說過了他們不惜委曲求全的和工業先進國結經濟上的關係，並且歡迎外國的資本家來經營租借地，供給他們機器和資本麼？這就因為他們要解決分配問題，不得不先解決生產問題，要解決生產問題，又不得不和工業先進國與外國資本結關係，以達他們理想的目標。所以他們外交上才有這樣的策畫。

他們現在不但不廢止租稅，並且還要議稅法；不但不亟行取消金錢制度，並且向來禁止買賣和私人交易。而現在漸有准一部分小買賣的趨勢了。這是什麼緣故？我可以代他們回答說，因為生產問題沒有解決的緣故。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他們今後分配機關的組織和分配政策，不得不稍有改變了。

他們要議稅法是專為對付農民的。農民不願以所餘供給政府，政府強制執行，

又有傷農民的感情。並且去年俄國因天旱歉收，而一部分農民因政府令其供給所餘糧食，又不願多種，以致今年糧食問題格外困難。所以政府不得已而對農民課稅，使其自行多種，取消強制農民提供其所餘的辦法，免傷農民的感情。（我寫到這裏的時候，看見報上說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在議課稅法）莫斯科小買賣去年就沒有。他認小買賣也不多。近來我們跑到街頭看見有許多攜了糖果，糕餅，蘋菓，牛油等求售的，警察並不顧問，聽說政府對於這樣的小買賣並不禁止了。

我寫到這裡，覺得要把一件不合理的事或東西變到他合理想是不很容易的。要走理想的路，因有種種障礙，有時不得不迂迴曲折的繞道而行，很難向一直線進行，而於人事關係社會改革尤然。這因人有習慣，社會有惰性的緣故。柯蕾氏說：『世界上的人都有向前的生活，好像有一種不可窮究的生活的衝動在那裏向前工作，趨於各方面，而呈種種態樣，故就全體而論，人生是一種生長，或謂之適應的生

長。』這話是很對的。勞農政府於內政外交上有許多差誤（列寧於最近第十次共產黨大會上的演說，也承認以前的政策上有種種差誤），即因他們的改革是空前的，沒有別國和別的民族的改革可以做他們的參攷資料，他們的改革純然本着試誤的法則（Method of trial and error）進行，所以格外艱難。而他們對內對外的政策屢有改變，也就因他們要求適應的緣故。然諸君要知道他們的政策雖有改變，而他們根本的計畫，積極的理想，據我看來，却並沒有變更呢。

其次工業的管理問題。最高國民經濟議會（Supreme Council of Public Economy）是中央管理工業的機關，各地方則又各有地方國民經濟議會（Local Council of Public Economy），每項工業都由中央總務部和國民經濟省議會管轄，各支分的工業則由縣管。凡管理工業的各機關，都以工會為基礎，即最高國民經濟議會中之監督部，也是由全俄工會之中央議會（All Russian Central Council of Trade Union）之同意

而組成，所以俄國工業的管理完全是工人參與的。然各工業單位，因求責任的凝集，效率的增加，則取單獨管理制。

他們以爲資本主義的弊病，並不專在資本家的私有財產，而資本家的私有處理和統御工業的方法，也是資本主義很大的弊病，他們現在推翻了國內的資本主義，不但更令工人能處理 (Manage) 工業，並且要令他們能統御 (Control) 治理 (Administrate) 工業。要達這個目的，所以即以工會爲訓練工人的機關。他們一面必令工會之中有共產黨分子。做不黨的工人的表率，一面令工會參與工業的處理和統御，同時又設法使工會能多吸收新的分子，並吸收青年和婦女爲會員，就是這個意思。

他們的計畫是在改小工業爲大工業而收歸國有，並以爲小工業爲實行共產主義的障礙，所以對於今後工人究應怎樣管理並統御工業，仍是一個未決的問題。當我們初到莫斯科的時候，他們對於工會問題已討論了好幾個月，異議很多。最近第十

次全俄共產黨大會開會，也未能把這個問題完全解決。

食糧的分配和工業的管理問題的大概情形已說過了，現在再略叙一二關於農業經濟的問題於後。

他們不但要應用大規模生產方法於工業，並且在農業上也要想應用大規模生產的方法。但是言之匪艱，行之維艱，所以他們只得先從『集合的耕作』(Collective-farming)做起。

集合耕作的團體現在俄國有三種：(一)農業生產公社。這是他們最進步的一種集合耕作的團體。團員不但共同耕作，共同管理農務，並且以消費餘剩下來的產品完全提供於糧食分配部，以供國家平均分配之用。這種團體歸中央農業委員會與各地方公共機關節制。(二)共同勞動社。這是農民的自由結合，共作共管其農業上之工作，而於增進農民集合耕作的智能和習慣，也很有裨補。(三)集合耕種社

。這是合全村落農民共同施用公共的農具耕種全村土地的一種團體。這雖然是集合耕作團體中最低級幼稚的團體，而事實上却因目前農具不足，比較容易發達。

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在撤廢階級。列甯常說過『所謂撤廢階級，第一步是取消資本家與地主，第二步是消滅工人與農民間之差別，這第二步完全達到之後，無產階級的獨裁制可以取消。雖然，要完全做到第一步，固然不是容易的事，而做到了第一步，對待農民中之階級却尤其困難。因為農民之中有專事工作的人，也有經營私利或私營農產品上投機事業的人。前者是共產社會的中堅分子，而後者是共產社會之敵，不能不限制其自由的。』蘇維埃政府現在要獎勵集合耕作，就是要慢慢的打破他們所謂實行了第一步後的困難，而培養農民共同耕作的習慣。俄國是個農業國，不是個工業國，這是大家知道的。所以今後的農民問題是俄國最重要的問題。

俄國多數的農民是缺乏知識的，然而他們極能耐苦，却也是個很大的優點。俄

國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政府一面解放農民，使他們得充分的自由，一面即徵取他們的餘糧以平均分配於全國國民。然對於農民，當他們已了解共產主義，却未免失於太樂觀了。政府徵取他們的餘糧，他們每每對於政府不滿意，今年三月第十次共產黨大會中都主張政府須保護農民，用課稅的方法代替徵取均配的方法。故政府即發一命令，布告農民，一俟課稅法議定，隨即實行，並聲明所課之稅並不苛重，俟與各國通商之後，稅率還要減輕。又勸農民盡量多種，除納應課之稅外，政府並不徵取農民之所餘，農民除按法律納稅外所餘概歸農民私有。這命令經中央各委員會長簽字後於三月中旬發布。這是完全出於他國蘇維埃政府對待農民的一片苦心。

俄國蘇維埃政府現已着手經濟的改造事業，對於農工業的開發異常努力。但是他們經濟的改造事業上有二種急切的需要，即他們需要機器是物質的需要；他們需

要工人農人知識技能的增進，又是一種精神上的需要。這兩種需要也可以說是他們經濟改造事業上的兩個難關。對於第一層難關，他們想用和各國通商與實行租借地的辦法來打破他。對於第二層的難關，治標的方法是共產黨的社會運動，和生產宣傳，治本的方法不消說就是教育。現在他們對於這些方法正在那裡用全力來貫徹，因他們能否克制這兩重困難，於他們經濟改造的成敗——即共產黨實行其理想的成敗——有重大的關係。

但是讀者諸君要留意，俄國現在於分配問題，已有了相當的辦法。他們分配問題雖不能完全解決，然多半是因生產問題上發生出來連帶的關係使他們難於完全解決。所以他們現在用全力來灌注到生產上去。凡是工業後進國，設若於分配問題尚無辦法，則當然應當對於生產問題分配問題兼籌並顧，不可單講生產問題而謂分配問題可以不管。

三 赤俄之文化

我這一次到俄國來之前，我的朋友舒新城囑我留意他們的新教育和新文化。我對於俄國新文化本來也很有研究的興味，但是我對於這一項所得到的材料却不多。現在我姑且把他們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以及出版事業的實況，略叙一二於後。論到社會教育的時候，我對於他們宣傳車的組織，要稍爲詳細的敘述一點。因爲這種組織，可算是在俄國特有的，而其組織也非常完密。

蘇維埃政府對於教育的革新是非常努力的。他們全國大學的數目已增加了一倍，對於兒童的教育，他們政府尤其注意。兒童公育所，兒童日間的保育所（即半公育機關），幼稚園，林間小學等兒童的教育機關，都很發達。他們政府對於兒童所以特別的保護，對於兒童的教育所以特別注重，是有二個最重要的原因：第一，是

要把現在的幼童培養，使他們都成爲共產主義國家的新人物，申言之，即要於一代之中，完全改變人的習慣，信仰，技能，使他們爲新社會的新人物。第二，是家家的兒童，都由國家的公共機關教養，不但可以不使兒童沾染舊家庭的習慣，並且婦女不致因兒童的教養，困於家庭的服務，簡言之，即解放婦女，使他們能有勞動的餘裕。俄國兒童的教育機關，不但不收費，並且還設法供給兒童文具，衣食，及日用品。爲父母的雖大都願意把其子女留在家中自己教養，然而俄國現在物資缺乏，生活艱難，所以爲父母的爲減輕負擔計，倒反樂於送兒童到公共教育的機關了。而現有的公共教育機關，統共已收容了四十萬兒童，倒反還嫌不夠。

俄國於學校的革新上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單一制的勞工學校（Uniform Labour School）。有了這單一制的勞工學校，所以低級的中級的教育機關都已撤廢了。這單一制的勞工學校分二級，自八歲至十二歲爲第一級，自十三歲至十六歲爲第二級，

學生的書籍，文具，衣履，政府都預備由國家供給。所以教育經費異常浩大，照一九一九年的統計而論，教育經費，按照貨幣的購買力算，還超出舊帝國時代教育經費最高額的三倍有餘。目前他們政府對於教育經費問題並不十分困難，所困難的是因爲封鎖的緣故，供給學生的書籍衣履等缺少，致教育經費反有餘剩，無從消費。溫特列布（Vanderlip）氏嘗對我說美國除機器外，衣履文具的資料都可以供給俄國，所以我想將來俄美通商實現後，他們教育上這種困難，當可大大的減少了。

他們男女有受平等的教育的權利。現在彼得堡（Petrograd）的女子教育機關開放於男生，而同時男子的教育機關也開放於女生。在莫斯科則設法使每校收男女生各半。

他們教育上的主張是在爲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培植青年，使其有創造力和組織力。他們要助長學生的自助精神，所以所有校內一切裝置，整理，掃除，甚至烹飪等

事，都要漸漸地使學生本自動的精神去擔負。因為這種瑣碎的事務由學生自理，他們以為一方面使學生於實際生活有一種練習，即是把勞動的原則介紹到學校生活，一方面使學生得到勞農的興趣，也可算是在學校生活中學生的一種特別的娛樂。

他們又很注意職業教育。照他們去年六月中職業教育幹部所提議的，即是職業教育應該對於畢業於單一制勞工學校第一級的學生施行。並且提議設立以下幾種工業教育的機關（Polytechnic institutions），（一）為幼年男女學生設立四年卒業的工業學校；（二）為成年者設工業傳習所，年半至二年卒業；（三）工業專門學校（四年卒業）；（四）工業夜校（六年卒業）；（五）高等工業學校（三年卒業）和高等專門科（一年）；（六）科學研究會。該職業教育幹部又主張將工業上必要的科目加入單一制勞工學校第二級的科目中，使人人能得到工業上必要的智識。

職業教育幹部雖議決每人十七歲起都要習工業上的必要科目，職業教育限於已

畢業單一制勞工學校第一級者得領受，然而現在俄國需要人材，所以有一派主張職業教育可從十歲的兒童開始，以應人材缺乏的需要。我到莫斯科的時候，他們正討論這個問題。列甯也發表贊成這主張的意見，以爲這是補救人材缺乏的要著。他們因經濟改造而促進職業教育是很有計畫的，而且受了職業教育的人也決不會賦閒的。他們既需要工業的人材，努力促進職業教育，我想將來俄國的職業教育一定是很發達的。他們對於農業教育也非常注意。他們現在要多設農業試驗場，模範村，樹集約耕作（Intensified cultivation）的模範於農民，以增加農業的生產。

列甯嘗說：『社會主義的意思是在撤廢階級。要撤廢階級，第一步要取消資本家和地主，第二步是消滅農工間之差別。辦到了這兩步，無產階級的獨裁制則可取消。』不是前面說過了麼，俄國現在第一步已做到了，而第二步則尚未做到。現在要用教育的方法來幫助，漸漸做到第二步，所以特設一旅行局（Excursion Bureau）。

，計畫城市的學生和鄉間學生旅行的事，使鄉村的學生時時能到城市和工業發達的地方，同時又使城市的學生時時往鄉間觀察農業的狀況。如此，可以令學生接觸全國一般的實際的經濟生活。

總而言之，他們以為小工業和小農制都是實行共產主義的障礙。他們的改造上要勵行集產制，先要把小工業改為大工業；同時農業上也變小農制為集合耕作的辦法，以便農工業都收歸國有。但是照俄國現在的經濟狀態而論，很難一時辦到這樣；因此，他們便於教育上徐徐下手，努力經營新經濟生活的人材的培養。他們政府對於學有根柢的人，很樂於助其專門研究學問；對於科學家，也很尊重。當我初到莫斯科的時候，我即看見他們報上登載一節新聞，說人民委員會訓令國家出版部精印一個俄國最有名的生理學家派夫洛夫（Pavlov）的著作，並且指令一特別的幹事部襄助他的研究事業。政府又允許他享有著作權，給他與他的夫人最優等的口糧

，准他研究上有種種便宜。從這一點看來，安東南伊（Eliane Antone Iti）於他所著『布爾塞維克俄羅斯』（Bolshevik Russia）一書上結論中所說『布爾塞維克反對文化和智識階級』是不確切的。固然，有許多智識階級中的人反對布爾塞維克，使布爾塞維克於文化事業上發生困難，然布爾塞維克政府未嘗不用種種方法使他們在共產主義之下依舊各盡其能。所以我敢說，智慧是人類所需要的，有智慧的人，世界上無論那個政府是不能不尊重的，無論那個政府無論那個社會雖不能不尊重有智慧的人，可是有智慧的人苟其思想行爲或太保守或太向後或太復古或竟太向前，不合時宜了，則又未有不遭排斥的。譬如在民國時代，有些有智慧的人高唱復辟論，政府即不加以刑罰，社會的輿論是不能容忍他的；反之，俄國有許多有智慧的人反對共產主義，雖社會容忍他，而實行共產主義的政府却不得不加以制限。故布爾塞維克本身的優劣和他所施的政策得失，是別一個問題，而說他反對文化和有智慧的

人，我總以為是不對的。

關於俄國的學校和教育制度的大概，國內的雜誌以前已介紹過了。新近教育委員會改組，他的新組織，秋白君已由通信報告於本報了。故我於俄國的學校教育不再詳叙。但是我有一句要對讀者聲明，俄國的教育計畫雖很大，理想雖很高，然他們所有的計畫和理想，尙未完全實現，——在目前只可算是實行他們計畫和理想的起點。依現在的狀況而論，他們的新教育完全是在草創時代。在這草創時代，他們尙有許多困難之處，不能將教育上的新建設，照他們的理想，即時一件一件的實行。

總括的說來，他們教育的改造和他們經濟的改造，同樣有缺乏改造上所需的物資和人材的困難。如書籍，儀器，供給學生的衣履等，他們現在是缺乏的。這就是他們教育改造上目前所亟需的物資。他們要把新教育完全建立在共產主義的基礎上

面，不但需要不反對共產主義的學者，並且又十分需要澈底了解共產主義，而肯努力幫助共產主義實現的教育家。這種教育家真是鳳毛麟角。這就是他們人材的缺乏。又如他們竭盡心力，設法由公共機關救護並教養全國的兒童，而實際上按他們的統計說，祇有四十萬兒童由公共機關保育，其餘得不到公家保護的兒童還多哩。

其次且說俄國的社會教育。蘇維埃俄政府對於社會教育也非常盡力的提倡。以前在俄皇時代，他們的教育，音樂戲劇藝術上的澤惠，貧民是沾不到的。蘇維埃政府則一反以前俄皇所爲，務使貧民能充分盡量的多受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陶養。現在他們的劇場已收歸國有，政府定一畫一的低廉的票價，使人人得入，並且還要慢慢地做到全不收費的地步。演劇的脚本，他們也設法改良，一面精選古時的名劇排演，一面又新編合乎時代思潮的劇本。我到莫斯科後，嘗往莫斯科最大的歌劇院（Opera）。觀劇數次，有一次見他們所演的劇本名叫『國民』，是教育委員長羅

那卻爾斯基編的。他們又有到各鄉各村去演的演劇團。他們對於音樂也很注重，一面合保育兒童的機關使兒童多習音樂，一面又設立音樂專修學校。從前國立的音樂專修學校，祇有一個，在現政府之下則有七十五個。對於曲本，他們也注重在合乎時代思想，發揚貧民的精神。我有一天到莫斯科郊外參觀保育健康不良的兒童的林間學校，看見他們校內的兒童都能跳舞，並且都能唱歌，——內中有四五齡的幼童也能唱咧。此外美術也是他們所重的。而他們所尤注意的，是工藝上的美術。現在各處工藝美術品作場計共有三十五所，工人計有七千。

此外他們為增進社會教育計，又把以前不開放和不公開的陳列館博物院都開放了。他們一方面整理舊的陳列館和博物院，一方面又增設新的陳列館和博物院。我在莫斯科參觀過幾個舊的陳列館，也參觀過一個新的陳列館，覺得都很好。他們的圖書館，照他們的統計看來，不但比革命以前加多，並且革命以後也年年增加，現

在總共有五萬所了。

圖書館增多，於不識字的人，還是毫無裨益。舊俄帝國本來不注重平民教育，以致能識字讀書的人都不多。照以前的統計而論，有的地方百分之七十五是不識字的。有的地方竟有百分之九十五是不識字的。因此中央教育委員會的政治教育部（舊名校外教育部，）更設特別的學校以教不識字的成人。照一九一九年的統計，這種學校統共有七千一百三十四所。

自革命以後，他們圖畫上風行一種所謂將來主義（Futurism）的圖畫，其特質是簡單而含有寓意，和諷刺畫頗有類似之點。我在畫館中見了此種畫，覺得他雖新奇而乏美感，不甚可愛。後來見他們劇場的幕幔，和馬戲院的布幕上，也畫這種將來主義的畫，比在畫館中看見的更遜，有的竟不知其命意所在。近來他們藝術界頗反對將來主義的畫，宣傳車上的畫已首先改換了。

宣傳車是以火車頭所掛的貨車客車做成的。每一組的宣傳車計有十數輛的貨車和客車。組織宣傳車的目的是在喚起民衆的覺悟，聯絡各地方與中央的感情，並指導各地的農工向共同的目的奮發進行。我於三月十四日清晨特往停着宣傳車的大車站訪問，找了許久竟找到了，只見宣傳車外面的壁上畫了許多鮮明奪目的五彩畫，都是有寓意的，並且畫上還加上了許多警語和說明，使人一見便知其爲宣傳車。我上了車對那管車的說明要求參觀的來意，他即招呼了一位女士來招待，領我參觀各節車中之各部辦事處，現在把那車的組織，記其大要於後。

他們宣傳車的組織簡直是一個小蘇維埃的組織，各部之間都有連帶的關係。而其全體的工作，是很和諧合一的。小小的一列車中，所辦的事務很多，故分以下各組分理：

(一) 政治組。這一組中有指令員和演講鼓吹的人員。因爲他們的宣傳是有政

治性質的，而且這一組是在全車各組中占重要的地位，所以就叫他政治組。

(二) 受理民間訴願組。這組專管收理地方上對於各機關之控訴。民間有冤屈不平之事，得用書面控訴陳送該組。

(三) 參謀組。這組又名智慧組，管理政治組所需之材料和報告，並襄助政治組貫徹其所定之計畫。

(四) 電信組。車中裝有無線電，這組就管理無線電信的往來。這一組的首領有主任編輯的責任，因為每到一處，車上得有重要消息，須即臨時出報，分配該處各機關。遇事忙時，編輯主任得召集地方上出版機關人員至政治組襄理事務。

(五) 電影組。車中有電影機，且又專備一輛可容一百數十人的空車，設有座位，以備演時召集地方上的居民觀看。然平時則車至一處，往往該組人員攜電影機到地方上空曠之場，或公共集會之會場開演，這因車上雖可容百數十人，有時觀者

多，太擁擠很不方便的緣故。

此外還有（六）藏書組，（七）裝訂組，（八）陳列組，（九）車掌組，（十）技術組，（十一）會計組。

每組辦事的人員都一律稱爲工人，譬如政治組的人員，簡直就稱爲政治組工人，訴願組的人員，就稱爲訴願組工人。每一列宣傳車中，各組的工人共有數十人至一百人左右。

俄國的人民，很富於宗教性，而且不識字的人數也很多，所以那宣傳車於社會教育的推廣很有裨益。那招待我參觀宣傳車的一位女士對我說，車到一地，該地居民異常注意，所以宣傳的成績甚佳。

他們每列宣傳車計有十六至十八輛的客車和貨車。現在共有五列宣傳車，分頭的開往各地宣傳。除宣傳車外，他們尚有一艘宣傳汽船，他的組織和宣傳火車一樣

，茲不贅述。

俄國的紙已收歸國有；所以全國雖缺乏紙，而政府和公共機關尙能應付紙的需要。——人民教育委員會尙能印刷文學和科學的書籍。他們對於文學書，專選名著之合乎共產主義，或不背共產主義之宗旨者印刷。自十月革命後，文學委員會已印刷下列各家的著作，爲：

Peskin

Lernontov

Gogol

Tolstoy

Turgeniev

Dostoievsky

Guncharov

Grigoreivich

Ostrovsky

Uspensky

Zlatovtatsky

Reschetnikov

Levitov

Saltykov

Chekov

Nekrasov

Nikitin

Nadson

Plestohetyev

Fet

Surikov

Ryleyev

此外外國的文學書，他門也已印刷了許多，姑不枚舉。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刷印的，都是關於宣傳性質和政治性質的書籍。而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刷印的，都是馬克思科學的社會主義之書。此外第三國際大會（The Third International）也印刷許許多多的小冊子雜誌週刊。每一種俄文的小冊子雜誌週刊，都譯成英法德意的文字付印，印刷了無數份，散布歐美各國，紙的消費量真是可觀。設若紙不收爲國有，在全俄缺少紙的時候，那裡能夠如此消費呢？

第三國際大會因爲德國政治上並不實行共產主義，法國的士商階級又反對俄國最力，所以他們所出的小冊子雜誌和週刊首先譯成法文德文，提前散布，以鼓動德法的工人。第三國際大會完全以國際的精神，幹宣傳事業。俄羅斯共產黨也鄙棄愛國主義，而專以世界勞工全體的幸福爲前提。由此觀之。歐美各國馬克思派的工黨，以及共產黨，都和俄羅斯共產黨聯絡，並派代表到第三國際大會，是無足爲怪的了。

四 赤俄的政治

赤俄的政治是一種革命的新式的政治，論其詳情，千頭萬緒，決非我這短篇中之一節所能盡述，我現在所要報告的不但不是赤俄政治的詳情，並且亦非其大概情形，所說的不過是現在赤俄政治上的原動力，和其中中央集權一斑的真相罷了。

但我於畧叙赤俄政治上的原動力和其中央集權一斑的真相之前，却有以下兩點先要聲明：

(一)照馬克思的學說而論，『無產階級』這個名詞是專指那在工廠爲資本家賣力而勞動的工人，和在農村爲地主雇主賣力而勞動的農夫——即農業上的工人——而言。嚴格的講來，那經營家內工業的小工業者固然不是無產階級，即小農自己耕自己的田地的人也不是無產階級，所以真正的無產階級的人數，惟有在農業極發達而有大規模資本組織的國家最多。中國工業既很幼稚，農業上又極少有大規模的組織，貧民衆多的原因是在產業不發達，與工業先進國因產業發達，分配不勻，而產生許多貧民的社會現象，迥乎不同。故依馬克思的學說而論，中國貧民雖多，而與『無產階級』這個名詞名實相符的人數，依人口之比例却很少。俄國的政治是依馬克思學說而創造的無產階級的迪克推多制(Proletarian Dictatorship)，我國士夫

苟明白了這一點，則凡厭惡俄國政治的，就不致聽見有人談俄國的政治，蘇維埃，共產黨，就談虎色變，起無謂之恐慌，喜談俄國政治的，就不致學時髦，幹什麼名實不符的無產階級的政治運動，因為中國雖實行共產主義的時期還遠得很，如果要實行共產主義也非先創造無產階級，訓練無產階級，做一番切實的預備工夫不可。

(二) 中國現在只有討論解決政治問題的輿論，至於討論經濟改造，社會革命的議論，實際上都是很空虛膚泛的，社會上極流行而歡迎的一種地方自治，創制省憲問題，都趨向於分化，而不趨向於集化，這種空氣不但不是『過激派』。並且是反乎所謂俄國『過激派』現在所實行的，國內士夫凡有厭惡俄國政治者，切勿忽察這一點，誤會社會上所醞釀的地方分權或趨向『分化』的輿論便是赤化。凡喜談俄國政治者也切勿忽察這一點，以為中央集權絕無討論之價值。俄國目前政治上的特點是在中央集權，是在『集化』，倘一面承認俄國的政治尚有若干優點，而一面又

完全否認『集化』，以爲絕無討論之價值，那就不免有些矛盾了。

我於赤俄的政治單單略述其政治上的原動力和其中央集權並不是要表現俄國政治上的優點——因爲所謂優點劣點各人的主觀不同——迺是要表現俄國政治實況的特點，以期破除些國人對於勞農政治的誤解。我以爲俄國的布爾塞維克政府是無產階級的，爲無產階級而設的，而由共產主義者所建立的政府，用英語來表明就是：

Bolshevik Government in a Government of the Proletarian for the Proletarian
but by the Communists

倘我這句話說的不差，那俄國現在政治上的原動力不消說就是共產黨了，要研究俄國的政治，也不消說先應注意共產黨的意義和其施設了。

第三國際會——即共產黨國際大會，於第二次大會中雖議決好幾條關於共產黨的職分報告於歐美的工人團體，希望他門取一致的行動。原來布爾塞維克所最注意

的是在喚起各工業先進國工人的革命精神，而對於弱小民族和東亞大國中國的宣傳不如對於歐美工業先進國那樣注意。他們是國際主義者，並不輕視弱小民族和東方的中國，迺是因爲工業先進國比較上實行共產主義的條件完備的多，設若他們實行了共產主義，則世界的資本主義便消滅，而國際主義便易貫徹，我現在把那議決的幾條中，撮其要點錄後，使讀者一面看出他們政治運動的經驗和真相，他方可以看出他們，對於歐美工人的希望。

(一) 國際的共產主義者因鑒於第二國際大會中的舊社會民主黨之頹廢不足代表一般無產階級，故創造共產黨。

(二) 共產黨員應爲工人中之最進步之最有智慧者，共產黨雖是工人中之一部分不是工人之全體，應專以革命的方法提携無產階級，並指導無產階級與半無產階級向正當的方向進行。共產黨與無產階級不可混爲一談，因無產階級中有受愚者，

有列於右黨或中央黨者，共產黨決不依附這種向後的分子，而惟奮力使這等向後者同登共產主義的階級上。共產黨當未執政以前，黨中的分子僅屬少數的工人，當執政以後，而在過渡時期則對於無產階級及半無產階級者施行道德的政治的感化，及無產階級的獨裁制已完全克服士商階級，而士商階級之言論機關，政治機關，學校，教會等已完全取消而代以專為無產階級造福的種種機關，全體工人乃得列入共產黨。

(三) 共產黨員深信階級戰爭是一個政爭，故極力排斥一種以為工人革命無需其有自己獨立的政黨的意見，共產黨員以為工團主義和 I. W. W. 不能成功，即誤於不自組織政黨而無強有力的政治運動。因此，共產黨員注意於與工人聯絡，對於非共產黨的工人，團體，聯合會極力鼓吹共產主義，並對工人說明不自組織政黨，不自努力於政治運動的弊病。

(四) 勞動政府的形式，在目前有三種：(1) 工黨 (2) 工會 (3) 合作社，當無產階級獨裁制成立後，則勞動運動的形式變成 (A) 共產黨 (B) 蘇維埃 (C) 工會。共產黨在勞動運動立於指導的地位，率先的引工人到政治經濟教育方面的奮鬥場上。共產黨不承認有勉強服從蘇維埃的義務，因蘇維埃有時為右黨所利用，共產黨不能不加以匡正。共產黨欲指導蘇維埃，故非但不求自己適應於蘇維埃，且要強迫蘇維埃不受右黨之指使。

(五) 共產黨員以為共產黨無論其在未執政以前，既執政以後，或在執政之時，對於工人階級均有重大的使命，故為工人階級所必需。但當階級撤廢之後，工人階級即無需政黨。共產黨當共產主義已實現，無需再為共產主義而奮爭之時，即自消鎔於工人階級之中。

(六) 當無產階級獨裁制成立後，共產黨對於組織上取平民的集化之原則 (Prin-

nciple of democratic centralization), 各低級部分從屬於其上級的機關，各地方機關的自動自發，在所必除。因當獨裁制時代，共產黨以爲各地方機關的自動自發，容易使小士商階級，無治主義者活動而發生離心力，使共產黨無力。

(七) 共產主義者要創造共產主義的種子於各公機關，雖在一地或一機關祇有三人表同情於共產主義，共產主義者即欲在該地該機關組織共產主義的心核，以爲傳佈共產主義之種子。

(八) 共產主義者常在工人中開始運動，然在農村亦要宣傳其主義，並創造共產主義的心核，下共產主義的種子。共產主義者希望各國各有一個而祇有一個强有力的共產黨。

共產黨的運動雖是國際的，而其對內却很專斷，我們可以從他們所議決的幾條的要點看出。現在俄國實際上的政權是在共產黨掌握，凡黨中對於內政外交上的議

決案政府無不立即照行，所以我說赤俄政治上的原動力是在共產黨。詳細的說來，共產黨要本階級戰爭的結果，以達社會主義的目的，固然要設法把實權歸於蘇維埃。但俄國目前真正無產階級的人為數既不多，而且所有無產階級的人民，大都頭腦簡單，沒有政治上充分的智識和經驗，故共產黨便自命為無產階級的先鋒，而實行其獨攬大權的政策。因而目前俄國的無產階級的迪克推多制，不是俄國無產階級全體所行的迪克推多制，乃是共產黨為了無產階級所行的迪克推多制。法律上名義上，蘇維埃的實權很大，實則蘇維埃有時要服從共產黨，而共產黨的執政者有時却絕不勉強服從蘇維埃。這種制度祇有在得極精明強幹，極有智識胆量且能公而忘私的領袖人物時才行得。我未到俄國之前，以為俄國現在政治上的原動力是在蘇維埃，迨到俄國來實地考察了一下，方知以前的想像與事實不符，因為俄國的蘇維埃在目前不啻是一個工人農人實地練習政治運動的機關罷了。如今我把以上幾條的要點叙

出，讀者看了，即不親自到俄國來考察，諒也可想像到俄國現政治實況的一斑了。

俄國現在的領袖人物，的確有使人不能不佩服之處，有人說俄國現在的政治好比柏拉圖所想像的賢人政治，這句話固然很對，但我恐用舊觀念測度新事物容易有差誤，故暫不下什麼批判。不過國人批評俄國政治的時候，應當注意俄國的歷史和國民性，並且要想到俄國現在雖在平和的改造時代，却處於內憂外患交迫之環境中間，否則批評俄國的政治，難免不能得到極公允的結論。

俄國現在的選舉方法是特別的，他們用推選和舉手表決的方法舉行改選蘇維埃，所以共產黨能常常占到優勢。有人說照他們的特別選舉方法不難使蘇維埃中盡屬共產黨員，但事實上少數黨（Mensheviks）和S.R.（社會革命黨）黨員也得被選數人，不過是極少數罷了。這也是俄國政治上原動力在共產黨的一個證據。

關於赤俄政治上的原動力，上面已經說過了，現在再畧敘他們政治上的中央集

權。

大凡一國多數的人民，苟處在不良的政治狀態之下，則未有不趨向於『分化』以期減少政治上的痛苦，俄國也是這樣。當其未革命以前，不但智識階級中鼓吹地方分權，地方自治者很多，即凡普通人民大多也渴望政府不來干涉他們的自由。虛無主義和無治主義在俄國很發達，也未始非由其不良的政治的環境使然。但是人類的社會，不啻一座『集化』(Centralization)和『分化』(Differentiation or Decentralization)的升降機，有時升到『集化』的階段，有時又降至『分化』的平面，靡有一定，尤其那單單因不良政治的反動而所起之『分化』的要求，不十分可靠，因為這種要求大多發於衝動和感情，而不是出於理性和智斷，故很不容易持久。

俄國革命的成功，就是因為舊俄皇室中央集權的破產，也可以說他是由於舊俄帝政時代不良政治上所起『分化』的要求的成功。這兩句話中，前一句話誰都承認

，而後面一句話，或者有人要說不對。其實肯定了前面一句話，不管就是肯定了後面一句話。何以呢？舊俄帝政時代之末葉，差不多新進的人物沒有不主張『分化』；普通人民，沒有不欲抵抗中央的干涉；一直到革命成功，這種聲浪還『薪盡火傳』。十月革命之後，差不多一鄉一村都變了各各獨自的小自治團體，雖然，十月革命後經過了兩個多月，這種『分化』的現象就漸漸地消滅，而有一種新的『集化』的勢力起而代之。然而速舊俄皇室貴族政治中央集權的破壞的直接的勢力，迺是當時所起的『分化』的要求。同時促成趨於『集化』的現政治的勢力，也是那『分化』的要求。所以我說俄國大革命的成功，消極方面是由於不良政治上所起『分化』的要求的成功。

『四時之序，成功者退，』不良政治上所起的『分化』的現象，當促成了舊政治上『集化』的破壞之後，而在新舊過渡時代的中間，却又不得不讓新的『集化』

的勢力去工作，以成就後來的『分化』了。

現在赤俄的政治不但經濟上勵行集權，即凡行政，軍事，教育，立法，司法，也都趨於『集化』之一途。這種『集化』固然是從資本制到共產制過渡期中所應經歷的一個階段，然而內爭外患，連年的兵禍於促成這新的『集化』也有很大的力量呵！俄國的共產黨的理想是在本階級戰爭的精神達到簿記式的，無階級的，無私有財產的，無強權的，而能各盡所能而各取所需的理想的社會。但其所用達其理想的手段是在用強權，以求意志之統一，而厚階級戰爭的勢力。故他們在過渡時代，要絕對的『集權』，直到階級消滅，『迪克推多』制取消，他們方肯充分盡量的讓各面自由『分化』。雖然，在集權之下，其實也未嘗沒有『分化』的機會，不過處於內憂外患的壓迫之下，當局者一方面要收拾內部舊政治所遺留的四分五裂的殘局，他方又須抵禦各方面的反對的勢力，所有『分化』的機會也不免因而減少，這因在

這種狀態之下，只有勵行中央集權的政府，才有勢力，才能站得住立得穩，而與這樣變態的環境最適應，這便是俄國新的『集化』的勢力的來由。

美國蘭特爾(Laird)博士說：『在無治主義盛行的地方，社會主義的運動往往欠缺實力。』這話我以為很對的，不過我想若說『在厭談政治而趨向『分化』的地方，共產主義的運動是極難發生的。』也未嘗沒有幾分真理。現在國內的人不特大都趨向『分化』，且還厭聞『政治運動』這個名詞，我以為這便是中國不易赤化的事實。所以我希望當局者，不必對於中國之赤化，時懷戒心，作無謂之恐慌，並且我還希望國內的智識階級中凡主張增進『分化』者，研究到怎樣能達到真實合理的『分化』的問題，和怎樣使真實合理的『分化』能越過一度的『集化』而實現的問題，否則徒在理論上反對『集化』，事實上恐『集化』的現象，仍要發生呢。

俄國現政府所最注意的是在經濟上的集權，但是農民是其目前經濟的集權的障

碍。所以研究俄國的問題，決不能忽略其農民問題。我雖對於俄國農民問題的智識很淺薄，但我不能不將關於農民的見聞報告於國人。

五 農民問題

一 第三國際會對於一般的農民問題的意見！

俄國的社會革命在消極方面如打倒資本家，推翻大地主，使寄生階級沒有存在的餘地，已經大功告成了。現在他們的當局者對內最注意的問題是在設法增進農工間之關係。原來社會革命的先鋒是都市的勞工，在革命時最活動最願意犧牲者是工人，而革命後最沾利益者也是工人。農民則因偏於保守性，除了受工人的影響而加入革命外，能自動的爲社會革命之前驅者却很少。俄國的農民大都是小資產者，所以社會革命之後，工人與農民儼然兩個階級。而農民之間也不免有階級的差別，當

局者對於農民的措施，很抱困難之感。我現在先叙共產黨國際會對於農民問題一般的意見，以明共產主義者對於農民在革命時代所抱的方針。次述農民在政治上的地位，以見農工政治上權利之不同。最後，再述農民之普通心理，以闡明赤俄勞農政府的農業政策所以屢變之原因。

關於共產黨國際會對於一般的農民問題的意見，我姑依共產黨國際會第二次大會對於農民問題的議決案為根據。因為這議決案有國際的性質，他們希望歐美先進國的社會革命家，和馬克思派的工人團體注意。故錄其要點以供國人批判，辨其是非。

(一)農村中之雇工——長工，短工，日工——自己沒有田地而幫人耕種，專賴工錢以仰事俯蓄者，為農業上真正之無產階級。故共產黨以對其宣傳，令其歸附蘇維埃無產階級的迪克推多制，認為最重要之職任。因這種人在無產階級獨裁制之

下最得實益，故亦最易使其為革命盡力。革命後農業上之半無產階級者以及小農，得政府之供給，農事易於改良，亦能使其沾受澤惠。

(二) 共產黨深信農業上真正的無產階級，必力助社會革命。小農及半無產階級之農民則俟大地主大資本家推翻後，且俟共產主義之執政者能使一般了解共產主義者所引導他們的方向之後，亦將加入無產階級之社會革命。但農業上半無產階級者在未革命以前，往往容易傾向於士商階級，在德法美，農業上半無產階級者很多，共產黨以為這便是他們社會革命前途的一種障礙。

(三) 對於中農 (Middle Peasantry) 共產黨以為當無產階級獨裁制成立之初，只要使其對於無產階級和士商階級奮爭時守中立的態度，已經足够了。只要使其對於雇工所課之責任解除，剝削雇工之舊制革除，縱不即時充公其土地，無產階級已得解放。惟對於大地主則當革命之初非立即迎頭痛擊，將其土地沒收不可。將大地

主的土地充公，共產黨絕不贊成給以報償。易詞言之，即充公大地主的土地，共產黨主張以無償無條件充公爲原則。

(四) 共產黨謂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保存農業上大規模經營之機關，獎勵施用集合生產的方法，組織大規模農業的公社，則其實行共產主義較易。在土地經營不集中的國家，倘有許多土著無地耕種，則其社會革命的運動易發，但保存並擴充大規模經營農業之機關，一方面使都市得有農產品供給之安全，他方製造真正的無產階級，却於共產主義的改革，很有裨益。

(五) 共產黨謂無產階級的獨裁制的基礎是在無產階級了解自己組織之必要。因此共產黨當率先的且不怕犧牲的引導工人和被剝削階級。但要使無產階級的獨裁制，成功的速，則非使工人和被剝削階級很快的獲得很大的實利，很早的得到境遇的改良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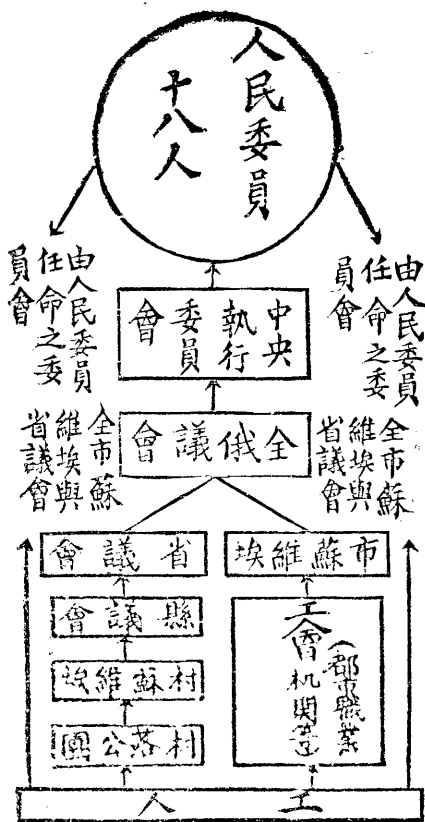
那議決案的原文頗長，以上所舉不過其幾個要點而已。總而言之，共產黨之共產主義的運動以農業上工業上真正的無產階級爲中心，在以上所舉的幾點中也可看出了。

農業改造是一個大問題。牽涉到技術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而且各地也各有其特別情形，故非有分析的研究，綜合的整理不可，否則，着手改造的時候，政策不免有差誤，容易發生很大的危機。俄國現在已在那裡着手農業的改造，然四年來農業政策屢變，也可見農業改造之不易。以上所舉各條是共產黨在革命時代對於農民所取的態度。茲再述俄國革命後農民在政治上的地位。

二 俄國農民在政治上的地位

照勞農政府的原則而論，俄國現在的農民是不應當十分享有政治上的權利的，

因為他們大都是半無產階級者和小資產階級者，而真正的無產階級在農民中為數極少。現在把勞農俄國政機關（蘇維埃制）的體系列在後面，觀此便可知蘇俄國農民——半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者地位了。



俄國的政治組織完全築建在『工人』的基礎上面，所謂『工人』當然包括工業上農業上兩方面的『工人』而言。然而俄國農業上純粹的工人爲數很少，所以在現政治組織之下，農民政治上的地位，不能與工人並駕齊驅。而且農村向來是SR黨的地盤，故在布爾塞維克政畧上也不能使農民與都市工人比肩。

依事實而論，農民的地位固較工人稍低，但政府決不是故意要壓抑農民，政府的理想政策是在使工業和農業都電氣化，工業和農業上的工人都變成真正的無產階級，爲共產主義社會中真實的共產主義者。不過就目前而論，農民都是小資產者，政府要依了共產主義改造農業，確非易事。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過渡時代，工人政治上的地位較優於小資產者的農民。自布爾塞維克政治組織的觀點看來，實亦無足深怪。

三 俄國農民之普通心理與智識慾

我綜合我和各方面俄國人私人談話的結果，對於現在俄國農民之普通心理發見其特別的兩點：一點是俄國的農民對於勞動全收權很熱。一點是俄國農民對其農產品牲口要由自己處理，對其家屋產業非常重視。還有一點可注意的是自從革命以來，農民宗教的迷信逐漸減少，故智識慾較前發達。

關於以上所說的特別的兩點，我現在要用我的一位俄國朋友的話來證實，因為他很率直的和談農民的實況，我覺得他所談的很有趣味。而且他現在雖是一個紅軍裡的軍人，却不是共產黨員。以前在農村機關裡又辦過幾年事，他所說的是很實在的。他說：『當歐洲大戰的時候，政府所需的軍餉都取給於農民，軍隊裡的兵，農家的子弟約占四分之三以上。十月革命之後，俄國國內的戰爭，也全靠農民供給

軍餉。紅軍裡四分之三的壯丁是農夫。農民因怕有大地主，並怕反革命派的將軍侵占其土地，所以很出力的戰爭。但是頻年戰爭，生產力減少，民食艱難，農民也不免怨苦。故紅軍裏的兵，往往有私行退伍者。這種私自退伍的兵，逃到鄉間，過都市的時候，便把其軍衣卸去出售。在城市裏，往往見有女子穿着紅軍的軍服，就因城市裡的女子缺乏衣料時，把逃兵的軍衣買來禦寒。軍事委員會要防止這種弊病，便定出一種罰則，凡私自退伍的兵，不但取消其贍家之費用，並且罰錢，但是無效。後來又定出一種罰則，私行退伍者不特就地鎗斃，且又課其家族罰金，但仍無效。私自退伍的兵，逃匿於綠林間者很多。故當時時論，有紅軍變成綠軍之謂。其後軍事委員會又改訂罰例，布告全國，凡逃兵之家屋產業一律沒收，以示懲戒，此令一下，兵士私退伍之風頓熄。』由此足見俄國之農民對其家屋產業，比性命還看得

重。

他又說：『農民是很反對地主的，他們對於現政府又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很歡迎。然其反對地主的目的是在要得到自由處置其生產品的全權，所以對於政府徵收其餘糧以供軍用和城市工人的消費，却又很不滿意。政府起初不知道農民可以供給政府的確實的能量 (Capacity)，故並不用十分的強制手段向農民徵收食糧，後來派人分往各鄉各村嚴密的調查，按統計的結果，預算城市和軍隊的需要，規定各地的農民應該分別攤派多少，當時農民大都不願照政府規定的數量供給。有幾處農村，竟公推代表到莫斯科向列寧請願，列寧接見之後，囑其向糧食委員會磋商，糧食委員會因政府所要求農民的，是本統計測定，並非出於貿然的臆斷，故拒絕農民更改其所應供給之數量之請求。然農民俟政府派人按數徵收之時，仍不肯如數攤出，且又藏匿其所餘，以示已罄其所有的供給政府。於是糧食部不得已而組織糧食軍向各鄉各村搜查，實行強制徵收的手段。有幾處的農民竟聚眾反抗糧食軍，共產黨向

農村的宣傳未嘗不努力，而農民終不願罄其所餘的以供政府，政府之不得不強制執行，良不獲已。聽說糧食軍中之強制執行隊，有華工在內，故農民對於中國人的感情很不好。』

由此觀之，可見俄國的農民，很熱烈的爭其勞動全收權，俄國現政府農業政策之屢屢改變，據我想來，起初因未深悉農民的生產力，繼因知其生產力而未深悉其普通心理，現在俄政府既有了一番經驗，故對於農民的態度較前緩和讓步，而經濟上的集權政策有些變遷了。

最近俄國政府之准農民自由賣買其農產物，並恢復一種農業上的課稅，便是政府對於農民的一大讓步，既有此一大讓步，分配政策的根本方針雖仍不變，而分配機關之組織今後却不能不稍有變動了。即如糧食機關中之糧食軍，用以強制徵收農民的農產品者當然仍在廢止之列，其餘各部當亦不能不稍有變動，而經濟的集權，

便退後一步了。不寧唯是，既准農民有賣買之自由。則金錢制度之廢止，前途也更遼遠了。這都是因農民問題連帶的關係而所起之變動。

我敘述到此地，料想讀者必有以下二個疑問，（一）布爾塞維克政府既最注意於經濟上的中央集權，何必對於農民有此一大讓步？（二）現在俄國的農民有慾很盛，很重視其私產，是不是反對實行社會主義？但依我的觀察而言，政府對於農民有一大讓步，是很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對於第二問，我以為俄國的農民是很可愛的，他們不致反對社會主義的實行，至其理由，待我慢慢地說來。

俄國的農民，約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政府當戰爭——國內戰爭和對外國的戰爭——的時候，不但軍餉取給於農民，即戰鬥員也大都由農民中召集，故當內憂外患，國步艱難之時，必使農民的慾望得相當的滿足，方能舉對外舉國一致事實，使政府之基礎穩固，這是他謂政府不能不對於農民有一大讓步的第一個理由

。俄國自大戰以來，生產力非常疲敝，十月革命之後，布爾塞維克政府一時不能即行恢復全國的生產力，並且又繼續戰爭，被各國嚴密的封鎖了幾年，所以政府不但不能以船運來的農業上新式的機器供給農民，並且又不得不實行糧食徵收的政策，對於農民差不多有取無予。聽說以前農村中食鹽和衣料很缺乏，農民從分配機關所得的食鹽，每人每年祇有二磅。國中所有的布帛平均分配起來，農民每人只好得五六寸，分配機關不得已而舉行抽籤的法子。農民中運氣好的，抽着數尺或半疋的衣料，運氣不好的呢，則一些也得不到。故自大戰大革命，經各國的封鎖以來，農民真苦極了，現在政府對內要著手平和改造的事業，用全力貫注到生產上去，對於農民不得不先有一種撫慰。這是對於農民不能不有一大讓步的第二個理由。去年歐俄有好幾處因旱災歉收。若政府對於農民仍舊有取無予，不顧其私而慾，不給以增加生產力的獎勵，則飢饉的狀態連年不斷，未免危險，這是對於農民不得不有一大讓

步的第三個理由。共產主義的國家很不容易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中間單獨存在的，故共產黨國際的目的，在努力增加世界革命的速度的，然世界革命不起則已，起則歐洲各工業先進國難免不發生糧食困難的問題。俄國本來是農業國，在歐戰以前，嘗以糧食供給歐洲各國，故他們共產黨常說：『我們要使俄國變成糧食的倉庫，供給歐洲革命的無產階級。』這雖是傲語，也不失為他們政府對於農民所以要有一大讓步的理由。

俄國的農民是很樸實勤儉。而且是極能耐苦的、推翻地主，以求束縛經濟自由的解放，本是他們所歡迎的。在物資缺乏，經濟生活得艱窘的時候，他們的家屋農場牧場，和生產品是他們最重要的生活的根據。故平心而論，他們重視其資生之具，也是出於主張生存權自然的要求，不足為怪，不寧唯是，聽說，以一般而論，農民並不十分反對土地之收歸公有，不過對於政府之有取無予，而在被外國封鎖，日

用必需品一般的缺乏時，則不免怨苦不平。故謂俄國的農民，在生活艱難的時候，因主張生存權，而希望勞動果實之全收，即是其反對社會主義的證據，未免稍與事實不符。

自從歐戰以來，農民子弟效力於疆場者很多，當其與外國接觸之後，退伍歸田，智識見聞大為增進，因此目前農村之風氣大開了。農民向來最富於宗教的迷信，如今農村中卸甲歸田的青年，大都沒有十分宗教的迷信了。並且經過了一番政治上的大改革，農民的智識慾也增進了，有一位從鄉間來的俄國人告訴我。革命以前，農夫中知道要看書報的人很少，現在却不然，農民漸漸地有了政治的興味，雖在窮鄉僻境，也有找書報看的人了。可是現因封鎖的關係，俄國紙甚缺乏，書報的數量，不足以應農村的需要，所以俄國的農民是很可憐的，他們物質的生活很艱苦，而關於精神上的智識上的營養料也有些不足，不能十分滿足其智識慾，這不是很可憐

的嗎？那位從鄉間來的俄國人又告訴我，俄國農民間的風俗很醇厚，道德也比較都市上高的多，不過因為沒有充分受過現代文明的陶融，較之都市中的人，未免粗鄙些罷了。

我以為凡在農業國，農民占全國人口之大多數，則他的農村風氣之開通，農民智識慾和政治興味濃厚，便是他政治社會根本革新的動機。因為我相信無論政治運動，社會運動，文化運動，苟其基礎是築在全國大多數人民之上，而其大多數的人民，能發起「由下而上」的運動，則政治社會文化庶幾有根本革新之望。現在俄國農村的風氣開了，農民的智識慾和政治的興味增加了，而農村中的風俗道德還很醇厚樸實，這便是我以為俄國農民可愛的地方，諸君以為如何。

俄國的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我以為世界各國都有幫助他發展的責任，如今俄國的農民漸漸地覺悟了，他們文化根本上革新的動機也已發動了，各國倘仍固

守其封鎖的政策，不使俄國得到其新文化發展上物質的基礎，雖未必便能斬斷俄國新文化的萌芽，但是人類的『同類意識』和道德觀念未免太薄弱了。豈是人類自強不息的進化前途的幸福嗎？我希望各國有識者思之。

六 赤俄社會實況之一斑

我自從去年十二月入俄境，正月底到莫斯科後，覺得俄國社會生活中新奇特別之點很多，對於這些新奇特異之點，感想也很多。但在莫斯科住了三個多月，便漸漸地見慣了，漸漸地厭倦了。所以現在要下筆記赤俄社會實況，覺得有些困難，只得僅把比較的重要之點，拉雜寫出以告讀者。

我覺得赤俄社會生活與國內社會生活所差最大之一點，即在赤俄差不多人人都要勞動，因為國家祇對於勞動的人供給麪包，而對於游惰者則聽其自然，不幫他解

決麪包問題。至在中國則勞動苦力，食不飽，衣不煖的人很多，而一大部不勞動不做事的游惰者，却不但豐衣足食，且又恣情縱慾的豪奢，對於這一點我的感覺上的印象很深，故於記赤俄社會實況時首先把他記出。

我到莫斯科的時候，適值冬令日短之時，其時莫斯科的鐘點撥快二小時，到了春季，日子漸漸地長了，又撥快一小時，較之普通的鐘點統共撥快三小時。撥快鐘點的原因，是在節省電力，而結果則差不多使人人都要日入而息，日出而作。

俄國的人，我覺得是很有秩序的，車站上買票上車的人雖大都衣衫襤褸，而都是魚貫而行，沒有爭先恐後的爭競。有一天星期日我游雀山，路過一所分配麵包的機關，見那機關的雙扉閉着，門口排列了許多人，等着麵包運到時向那機關領取。我在山上游了一小時半，回來的時候，仍過原地，見那門口排列的許多人，依然站在那裡靜候。我見了一方面覺得俄國人的耐性極好，一方面覺得那許多人等許多時

候，時間上未免有些不經濟，這是我見此情形時的感想。

俄國現在的教育是很注重實際生活的，故我們於清晨走過林間的時候，設若天氣晴和，往往遇見保姆領着兒童公育所的兒童到林間散步。有一天早晨，我往見對外商業委員長 Lejiva 氏時，走過 Kremlin（舊俄皇宮，現為赤俄重要人物的居所）看見面前樹蔭底上有一個教師向一羣小學生指着 Kremlin 裡面的一座大自鳴鐘演講，這也可算是他們教育上趨重實際生活的一例。Kremlin 前有一座斷頭台，台上有許多鐵鍊：台旁有一所很舊的教堂。我的俄文翻譯員對我說這台是俄皇殺戮政治犯的地方。俄民以前久嘗君主專制的淫威，故俄民普通的心理，易趨於極端。我對於 Kremlin 那斷頭臺，那舊教堂，殊覺不勝今昔之感，並且我聯想到吾友胡適不朽論上所說：『個人的一切功德罪惡，一切言語行事，無論大小好壞，一一都留下一些影響在那個大我之中，一一都與這永久的不朽的大我，一同不朽，』是很不差

的。

講到教堂，因為俄國的人民很宗教性的，故到處都多。在大都城如莫斯科，彼得堡 Petergrad，教堂的數目更特別的多。單在莫斯科一城內，大小教堂計共一千六百所。勞農政府以前對於教士聽說會加過壓迫，但因一般的信仰習慣很難驟變，所以後來改取放任的態度，惟用宣傳和通俗教育的方法去減削人民對於宗教的迷信。現在勞農政府對於教士並不加以壓迫，仍任其在教堂中舉行宗教上的禮典，不過不給教士口糧，不予教堂經濟上的援助。聽其自生自滅而已。教士則幸得一般善男信女的援助，仍能依舊維持其宗教生活。

俄國以前的國教是希臘教，這是大家知道的。我看希臘教的禮典很繁縟，而教士在大典時所著的禮服，大似中國的道袍，却頗有東方的氣味。我在四月二十三日赴一莫斯科最大之教堂，參觀他們宗教上的大典，全俄最高神甫亦到場。他們所舉

行的禮節，因我沒有研究過希臘教的儀式習慣，所以覺得莫明其妙。但是看了有許多教徒撮着大指食指中指三指劃十字，對着神像接吻，禱告，鞠躬伏地磕頭，男男女女都流露一種很虔誠的意思，覺得彷彿我身在中國及日本寺院裡，見那些佛教徒對菩薩頂禮膜拜的情形。我看了教士身穿古時的服裝，手提香爐，嘴裡喃喃不絕的誦經祈禱，又聽了旁邊許多人抑揚頓挫的高唱讚美詩歌，鐘樓上鐘聲噹噹的聲音，又覺得彷彿我身在中世紀的時代。等到出教堂的時候。見教堂前面一所屋子的牆上，貼着幾幅共產黨刷印的諷刺宗教迷信的諷刺畫，方始把在教堂中所起的種種奇異的感想和想像打斷。

到四月三十日那一天，（希臘教神甫按俄舊歷所推定的耶穌復活節）教堂裡的鐘聲徹夜不絕，我所居的地方叫 *Malayi Zuaminski Perinlok, Kniajiy duor* 貼近一個大教堂，那教堂的鐘聲格外響亮，使我一夜不得安睡。到了五月一日，我看見滿街

的紅男綠女，都身披清潔的或新的衣裳，一部分人興高彩烈的慶祝勞動運動紀念節，還有一部分人悄悄地去慶祝他們耶穌的復活。兩部分的人各行其是，並不互相衝突，不免使我發生種種感念。（我本來打算於四月底離俄，無如出境的手續異常繁瑣，得了勞農政府的允許，又要得別國代表允許，這種手續不是幾天之內可以辦完，所以我於「五一」節仍在莫斯科）。關於「五一」節在莫斯科的大概情形因秋白君已有通信報告。（見後）故我不再贅述，以省篇幅。不過我希望國人注意的，就是俄國人民現在宗教上的惰性還是存在，不可輕輕看過罷了。

宗教的迷信，固然是科學進步，文化向上的障礙，但是俄國現在都市中風化很壞，農村中風化高些，這也未始非農民信仰宗教教義的一點好處。我並不是說宗教為維持風化唯一的要件，並且也不是主張要保存宗教的迷信，不過說在舊習慣舊道德打破之後，新習慣新道德還沒有創造成功之前，一般的人對於人與人的關係往往

有徬徨歧路，無所適從之感；在這個時候，人與人的關係往往容易軼出常軌，致有矯枉過正之失。宗教的惰性，雖是保守的，陳腐的，而在這個時候，於防止兩性關係趨於混亂，却也很有幾分力量。我對於俄國農民的宗教的惰性，「觀過知仁」，發見一點優點，所以不能不把他表白出來。諸君聽了我說宗教的惰性有一點好處，要下我有些老頭巾氣嗎？但是諸君要知道我們在新舊遞嬗的時代，創造新道德新習慣是有絕對的必要，故意去保存舊宗教的惰性大可不必；不過當大亂大革命之後，社會上一切舊制度，舊習慣，舊道德一律推翻，新道德，新習慣尚沒有完成的時候，倘一般的人民，識字的人太少，一時難以報紙雜誌，新書的力量，通俗教育的方法，使一般了解如何適應新環境，如何創造新生活，那時舊宗教的惰性，於防止兩性間過渡自由（即自由戀愛）的流弊，是不是有一點消極的好處，請諸君平心靜氣的思想一想。

依大體而論，工人是向前的，進取的；農民則比較上是保守的，向後的。俄國是農業國，所以勞農政府常常不得不遷就農民，即如恢復對於農民的課稅和准其自由賣買，迺是勞農政府對於農民的緩和的方法，也是他對農民最大的讓步。如今且說沒有市場時社會的情形，和有了市場後市場上的實況，

我們初到莫斯科的時候，莫說私家商店沒有，即沿街的小賣買也差不多沒有，凡有人需用什麼東西，苟得政治機關的允准書，便可向貯藏所領取。有時全不收費，有時繳些官價是很便宜的。有一天我不巧打破了一塊眼鏡片。費許多手續，經好幾個機關，重配一塊，所配到的雖不合我的眼光，而價錢却極便宜，祇花了四千數百盧布的紙幣，合中幣四角幾分。原來勞農政府分配的政策，不但設法麪包由國家公共機關分配，並且設法把一切日常消費品，也由國家公共機關分配，以一面防止投機事業的發生，他方禁止私人間之賣買，而推行促進共產主義的實行。凡有經營

投機事業，把日用必須品居奇高價出賣以營私利，而剝削他人者，政府便要處以嚴刑酷罰，這也可算是社會主義國家裏面一個特點。

俄國的工錢制度尚未打破，現在既開了小買賣的市場，那市場上交換的媒介，就是錢幣，更增加一層需要了。原來共產黨的理想是在廢止工錢制度和金錢制度，所以現在整理幣制的問題，却是他們政府很不得已而很感困難的問題。

勞農政府成立以來，只發行一種蘇維埃紙幣，這種紙幣雖有法律上的效力而從未兌現過，所以純然是一種不兌換紙幣。舊俄時代的金幣，政府都要收歸國有，所以禁止私人收藏。克崙斯基時代所發行的紙幣，因以前在克崙斯基時代是兌現過的，故農民對之尚信用。但勞農政府是禁人施用的。那蘇維埃紙幣雖是不兌換的，價值雖是很低，而政府祇准全國通用這一種紙幣，故可算是在赤俄一種唯一的交換的媒介。政府和公共機關的職員，自從委員長一直到一個小書記和錄事，或打字司（

(Typewriter)，紙幣的報酬是很少的。聽說最多的不過一二十萬盧布的紙幣一個月，合之中國銀圓算來只有一二十塊大洋。那最低級的職員如錄事或打字司之類每月祇有一二萬或幾千盧布的紙幣，合中國的銀圓算來，祇有一兩塊大洋或數毛。薪水雖如此之薄，但職員的衣食住都歸公家供給，職員的家屬糧食也由公家分配，不過自開市之後，聽說在新收成未收穫以前，因都市麪包缺乏，公家對於職員家屬所分配的食糧將暫時取消。

在物資缺乏的時候，農民極需要工藝品，城市裡的人苟能以日常工藝的消費品如衣料，肥皂，皮履，針線，銅釘，鐵釘之類向農民交換食品，則農民歡迎這種消費品比歡迎得到紙幣的程度高得多。反之都市裡的人很需要糧食，我們煩勞他們做這些事情，倘以麪粉，麥片，乾牛乳報酬他們，比之紙幣報酬他們，更能使他們心滿意足。

俄國現在物質生活上最大的缺陷，是在物資缺乏，只有增加生產力，是他最好的補救方法。故國民生計委員會現在努力於全國經濟改造。自從開了市場之後，他們當局者曾提議過整理幣制的問題，後來又傳聞政府將預備鑄造硬貨，除了政府將鑄銀幣的風說外，還有政府的公報也討論過鑄造銀幣的問題；但照我的觀察而論，他們整理幣制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增加生產力以舒民困却更為重要。至於整理幣制和鑄硬貨的確是他們一個極困難的問題，因為他們經濟政策最初的出發點是在本經濟集權的結果，以期漸達廢止商業和金錢制度的理想。現在要回過頭來，重新整理紙幣鑄造硬貨，不免於他們的理想上有許多衝突的地方。

努力增加生產的力量，是他們目前急不可緩的要着。他們如何努力增加生產，我們非注意不可，因為怎樣在社會主義之下增加生產，也是我所宜研究的。至若他們如何整理紙幣，銀幣，銀幣鑄幣將來究竟是不是要鑄造，他們對於通貨上以後實

驗的歷程怎樣，也很饒興味，我們應當加以注意，不過現在這種實驗尙未實現，故難懸揣。

俄國的共產黨，以工會爲無產階級革命的策源地，故對工會特別加以注意，對於合作社（Co-operation），因裡面往往有許多小士商階級（Petty Bourgeoisie）的分子，他們却以爲遠不如工會之重要。我見齊諾唯夫（Zienoviev）的時候，曾問他對於創造國際的工會和國際的合作社的政見，他說國際的工會早已成立，我們希望各國的工會改變從來的態度而赤化。從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看來，合作社却不若工會的重要。齊諾唯夫是第三國際會會長，赤俄重要人物之一，觀此也可知共產黨對於合作社一斑的意見，他們雖不甚重視合作社，但自從開市以來，他們却漸漸地重視合作社了。何以呢？因爲開市以後，中央的經濟集權上不免添了一種障礙，並且要防止投機和剝削，政府又不能不加以特別的注意，故他們要市民都爲合作社的社

員，一切賣買由合作社代個人經營，如此政府既易監督，而且開市後中央集權上的障礙，也可減少，爲了這個緣故，兩月前大家極熱烈的討論工會問題，現在則大家又注意到合作社了。

土地已收歸國有了，這是大家知道。現在房屋也都是國有的，若有人沒有房屋住，祇要見有人家不用的空房或空屋，可請政府或地方公共機關給予允准書到那裡居住。房東如若拒絕來人，政府地方上執政者將加以責罰，然房東與房客有時有好的感情。

政府和公共機關的職員，薪水甚薄，不是先前說過了嗎？然而薪水太薄也發生一種不好的現象，因爲一部分人非覓副業或額外的工作，不足以維持生活，以致工作時間太多，還有些人營私作弊以補其所不足。政府對待營私作弊的人毫不寬貸，但挺而走險的人仍是不免。共產黨不但要破除宗教的信仰，並且要破除家庭的固定

的組織，以解放婦女家庭的束縛。這種理想未嘗不高，然在目前，聽說都市上的婦女未免太自由了，兩性間的關係似乎有混亂。這與種族的強弱盛衰所關甚大，設若長此不改，未免危險。這兩點我以為目前他們社會生活上最大的缺點。我一方面希望爲我友邦的俄羅斯民族矯正，他方希望我中華民族將來改造上不要有同樣的缺點。

俄國對待外國的代表，記者，社會考察家都很好的。從歐美一批一批到俄國考察的人很多，從中國來俄國考察的實在太少。諸君如有意來俄，帶了團體的證明書，他們是一定招待的。關於莫斯科都市內的交通雖並不十分重要，現在也姑且述一個大概情形於後。

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市內電車都是專供工人用的，旁人沒有權利乘坐。在彼得堡電車於星期日是停止的。市內的交通，除電車外，還有摩托車和馬車。摩托車已收

歸國有，祇有各機關的人有公事的人有公事的時候可以乘坐。此外，外國的代表，外交官，新聞記者也可借用。我們在莫斯科雖借用過幾次摩托車赴郊外參觀學校。我和李仲武到過一次彼得堡，那裡的外交課會派摩托車來待候，因他們知道我只在那裡耽擱三天就走，所以派招待員和摩托車來引導我參觀各處。在彼得堡馬車是很少的，莫斯科馬車雖多些，而其價甚昂，這因馬車尚未收歸國有，馬夫不得國家分配的口糧，他們自己的糧食和馬食都要自己設法供給，而食糧目前又很貴，因為這個緣故，都市中來往的人，大都是不得不步行的了。從前貴族的太太小姐們出來沒有不乘車的，現在沒有了錢，車價又貴，所以也不步行了。我曾遇見兩位老太太，都是舊時的貴族，對我訴沒錢坐車的苦處。平心而論，譬如平常坐慣車的人，在上海要教他從楊樹浦走到徐家匯或在北京教他從東城走到西城，他也是要叫苦的。現在莫斯科的電車既專供工人乘坐，摩托車又專供有公事的人乘坐，馬車的價錢

又很貴，所以也無怪平常的人，要到遠處而不能坐車，不免叫苦了。

至於市外的交通機關，最重要就是火車，火車的費是很廉的，但是平常人每次乘坐，必要得到政府或公共機關的特允書，方能買票。現在車少人多，所以平常人不容易得到允准書。我離莫斯科的時候，聽得一個朋友告訴我，各地的車輛，此後漸漸增加，來往的人也比較的可以漸漸地容易得到特准書買到車票了。

歐俄的火車差不多全是燒木柴的，即冬天各家屋子裏所生的火爐，平常公共地方的廚房，也多燒木柴。因為煤很缺乏，加以去年夏天天氣酷熱，樹木自己焦爛，所以歐俄有幾處的森林，破壞的很利害。現在勞農俄國一方努力整頓交通，一方努力開發煤礦，況且現在將交夏令，木柴的需要必較冬令少得多，所以火車來往的次數和速度，比較以前要進步了。

七 歐俄糧食缺乏的原因

歐俄糧食和物資的缺乏，不是我已經屢次的提過了嗎？俄國是農業國，而且地大物博，何致糧食缺乏，這個疑問，料想諸君對之一定有些不解，現在就我所見到的原因，報告於諸君。

照我的觀察，歐俄糧食缺乏的原因，第一是因為交通不便。第二是因為受了連年兵禍的影響。第三是因為政府對農民的強制徵收，不得『人和』。第四是因為去年有幾處大旱。

俄國的交通在歐戰時已破壞得很甚了，而且大革命後因反革黨派的擾亂，破壞更甚，故一時很難恢復原狀。交通既很破壞，所以西比利亞和南俄好幾處出產糧食豐富的地方，與各地食糧缺乏的都市不能有適當的調節。又當戰爭的時候，農家子

弟，臨陣喪亡的也不少，農村中人手缺乏，各國封鎖俄國，俄國農具也不足，這便是我前面所說第一和第二個原因，以致俄國缺乏食糧。

勞農政府以前徵收農民的農產物，有時不出代價，有時給些官價，在勞農政府，當內憂外患交迫的時候，國用不得不唯取諸農民，在農民則好像政府侵略其所血汗換來的生產品，不免怨憤，因此有的地方的農民反抗政府。南俄有幾處的農民竟故意阻碍運糧食到都市的火車。又去年歐俄有幾處地方天氣奇熱，草木焦灼自燃。有一個朋友告訴我，去夏在彼得堡一帶，有好幾天因草木焦灼自燃，以致烟霧迷漫，咫尺間不能辨別對面的東西。農民抱怨，又遇天災。真所謂禍不單行，收成那裏能好呢？這便是我於前面所說的第三和第四個原因。

現在勞農政府，一方面竭力促交通的改良，他方力求緩和農民的怨懟，以課稅法代替強制徵收，加以四境安謐，並無戰事，所以我想此後俄國的糧食問題，不難

漸漸解決。

至於物資缺乏的原因，和俄國希望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商務委員長 Tejiva 氏對我說的尚透闢，茲錄其所說的大意於後。

他說：『俄國的工業在大戰的時候，已經破壞的很利害，大量生產的機器毀壞失修的也不少，熟練的機匠技師戰時傷亡的又很多，所以在經濟上蘇維埃政府所得到的舊俄帝國大工業上的遺產，差不多可以說等於零。現在我們要和工業先進國通商，就是希望得到機器以整頓工業。此外工藝品中，在目前俄國因缺機器不能自製的東西，也不得不暫時仰給於他國。社會主義的成功，在乎物質上的改進，我們現在要用種種方法促物質的進步。即爲我們要早達我們的目的。』

他又說：『我們對於中俄通商，尚沒有想到具體的方針，不過目前希望於中國

的，就是供給糧食，絲茶，牲口。俟中俄兩國訂定商約後，中國的商人若祇要向俄國政府或合作社接洽，手續極爲簡單。並且俄國也要派專員到中國，一方

向中國的商家定購種種貨物，一方以俄國的物產向中國商家訂銷售的條件，彼此尊重相互的利益。此外，我們不但希望中國的商家承銷俄貨於本國，並設法代銷於各國。我們不但希望中國供給本國的生產品於俄國，並希望代俄採辦俄國所需要的別處的東西。總之，我們希望與中國結密切的經濟的關係。」

他們了解中國不是要於經濟上侵略別國的國家，他們了解中華民族是反對別國的侵略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民族，所以他們極願意並且極希望與中國結經濟的關係。

我們政府和國民，苟其也了解他們，我以爲應得歡迎他們這個意思，於經濟上和他們實行互助，多結些彼此有利的關係。

八 結論

我到俄國，常常想到兩個問題，一個就是俄國實行共產主義的前途究竟怎樣，換句話說，就是他的將來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再有一個問題，就是中俄的關係究竟應當怎樣，換句話講，就是我們對於中俄的關係，應當取怎樣的態度。對這兩個問題，我雖沒有解決，但却思索過一番，現在把我思索的結果，即現在所懷抱的感想寫在後面，做一個本篇的結論，求讀者教正。

一 俄國共產主義的前途

俄國共產主義的成敗利鈍，不在俄國本身，而在國際的社會革命。所謂國際的社會革命就是世界革命，也就是歐美工業先進國的社會革命。列甯在俄國大革命的

當初，即宣言俄國大革命的成敗，在乎世界革命的成敗。列甯逆料世界大戰之後必有世界革命，所以俄國革命的出發點以及他們革命後種種的佈置，改造，都以世界革命爲目標，所以世界革命早一天起來，俄國的共產主義就早一天成就，遲一天起來，就遲一天成就。設若世界革命竟然不起來，則俄國共產主義的前途，恐終在長夜之中，很難有光明的時候了。現在世界革命還不起來，俄國的共產黨在消極的方面，只有保持其地盤，爲促成世界革命的未來留些根苗。爲實行共產主義的地盤，立一個小小的基礎。在積極的方面，不消說就是惟有先努力增進世界革命的速度。勞農政府現在一面緩和農民，准其經營小買賣，並放棄對農民的強制徵收，且在可能的範圍以內保護農民，自己整理生產上的急務，就是爲要保持其地盤。但俄國要本乎自己的力量去改造農工業，增加物質的進步，以達共產主義。馬克斯主義的理想，我想是決不足够的，即使足够，也極緩慢。但是他們一方面雖在消極的方面經

營。也方第三國際會却仍舊不遺餘力的積極進行，其目的即在增加世界革命的速度，可見在積極的方面，他們也始終沒有稍懈。俄國自從大革命以來三面受敵，勞農政府幾無日不處於內憂外患交迫之中，好像駕怒馬奔騰於峻阪之上，時有顛覆之虞，然而他們居然能維持到現在，一面本自力整頓生產的工具，一面努力試促世界革命的成功，雙管齊下，却亦不能不令人佩服。列寧近時在報上發表一篇文章，論俄國現時不能不取國家的資本主義 (Governmental Capitalism) —— 國家社會主義的原因；似乎已偏於退守的方面，將來究竟世界的潮流迫勞農政府不得不改變其計畫，或使共產主義暫時的或永久的不能實現呢，還是俄國創造的潮流竟驅迫世界革命成功，誰也不敢預言。不過我相信俄國共產黨的成敗與世界革命的成不成，有極密接的聯帶關係，所以我將以世界革命的成否，卜俄國共產主義的前途。

二 中俄的關係

俄國共產黨所惡的是歐美士商階級的政府，和日本的軍閥財閥。同時共產黨也是他們的仇敵。至於被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共產黨對之却很表好意和同情，所以我以為我們不必對於勞農俄國發生什麼無謂的，庸人自擾的恐慌，倘我們模倣日本政府和西歐士商階級的政府的態度，去仇視俄國，阻礙俄國民族的發展，我以為我們便變成西歐及日本士商階級的政府的傀儡，不啻搬了石頭壓自己的脚，真所謂『非愚即妄』了。勞農政府四年來總算漸漸統一，粗具規模，有相當的基礎了，即使一旦倒了，俄國既經了一番大洗刷，農工的智識均長進許多，決不容抱侵略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政府復活，這是我敢相信的，所以我以為我們應與俄國的政府結友誼的外交關係，與俄國的國民結密切的經濟關係，這便是在俄國考察之後，

對於中俄關係簡單的結果，此外我對於還有一個問題，也有些不成熟的感想，如今不妨也寫出，以告讀者。

三 國際間的一種新關係

我在莫斯科的時候有時借到了歐美的報紙，便細讀一番，覺得西歐資本主義的國家間，雖貌極親善，內裡不免有些暗潮。資本主義國家間將來為利害關係上恐不免發生衝突，這是一種感想。又我在莫斯科目覩東方的弱小民族，努力與勞農政府結外交關係，他方又彷彿有促進中德俄互相聯絡的輿論。我又想起去年道經赤塔的時候，也聽見有促進中美俄三國聯絡的呼聲，並且莫斯科有一位德國的外交家對我說美國對德國的感情尚不壞。我想現在比較的經濟上最有力量，而肯對被壓迫的民族，表些兒好感的要算美國。強國中比較的表些善意於德國而稍能防止日本北進的

大陸主義的野心的也要算是美國。所以中俄美互相聯絡的一種意見，也是在情理之中，這又是一種感想。我離莫斯科的一天，上車前三小時，與秋白君同訪德國史塔爾博士，同他暢談一小時，他有二句話，我時刻放在心頭覺得很有研究的價值，那兩句話是什麼？即

(一) 俄國現在不但資本主義破壞了，而且連資本也破壞，以致現在差不多反而沒有大工業而只剩些小工業了，這是他們很大的缺點。

(二) 德國有一部分智識階級，本研究的結果，發表今後德國應和中俄美三國結好的主張，希望中國的智識階級注意到這點。這一次的說話又引起我一種特別的感想。

綜這三種感想合併起來。我想被壓迫的民族和表同情於被壓迫的民族者其間或有日親日近的互助的趨勢，固守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國家間，利害關係，究難一

致，他日或終不免發生衝突，所以將來的勝利在彼而不在此，想到這層，不禁有些樂觀的想像。

【附註一】我這一稿有幾節是在莫斯科做的，有幾節在彼得堡做的，後面幾節到了利加才做的，所以全篇所記的很沒有條理，並且都是膚泛的，表面的觀察，毫無深入的研究，我對讀者實在不能不表我抱歉的意。

【附註二】我在利加 Riga 匆匆做完了這篇報告，接到盟君秋白從莫斯科的來信，他說：「列寧最近指出四種蘇維埃制度中之國家資本主義 (Governmental Capitalism)：(一) 租借地，(二) 協作社，(三) 商人，(四) 企業家 (私家小工廠)。現第四次全俄職工聯合大會及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已在討論之中，此種過渡辦法甚有味。」觀此，可知俄國單獨實行共產主義是不可能的，苟其世界的資本制度一天存在，俄國所能做到的恐僅僅是國家社會主義而已。俄國問題是一個世界的問題，世界的問題若一日千變，俄國的問題也一日千變。我

讀篇東西當讀者寓目的時候恐怕已有明日黃花嫌了。這是我要求讀者注意的。

附錄 瞿秋白君莫斯科之耶穌復活節及五一節

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我們在北京得莫斯科的消息，說勞農俄國五月一日工人仍舊工作。『五月一日』的意義在無產階級獨裁制的國家裡，當然不能和資本主義國家裡的意義相同，這是我們所知道的。今年——一九二一年——記者等在莫斯科，躬逢盛會，自然應當記一記他們的五一運動。

今年五月一日剛巧是禮拜日——大家都不做工——而且又是耶穌復活節（Easter Day）。於是莫斯科城裏『新的五一運動』和『舊的復活節』同時舉行。共產黨人歡呼萬歲聲和着禮拜堂的鐘聲振動了這共產國家都城的空氣。這兩種聲音可以代表俄羅斯的兩種精神：政府辦的五一節和民間的復活祭，兩者之間似乎有些矛盾。現在祇把記者所親見親聞的記下。

四月三十日夜一點（已到五月一日早晨了）在各教堂禮拜堂裡舉行復活祭。我們到莫斯科最大的教堂裡去，那時已兩點多鐘，教堂非常之大，圖像非常之精美，離我們所住的地方很近，我們在樓窗裡，時時對於他那赤金似的真銅葫蘆頂和十字架。我們走進去的時候，已是人山人海，擁擠不堪，希臘教的神甫都穿着『道袍』（和中國的道士所穿相彷彿）唱聖詩，行種種禮節。聽人說，近祭台處，還有耶穌的棺材，假裝耶穌的屍體躺在裡面呢。可惜人太多，不能走近前去看。我們稍站幾時，熱得不能忍耐，就出來了。教堂裡外，都有許多人，手執着小燭，畫十字。我們出教堂門，就有許多乞丐沿路張着手討錢，其餘的人也還不少，都想擠進教堂去。我們挨着衆人走出二十多步，方才清靜。這一夜滿城鐘聲徹夜不絕。莫斯科教堂總共約有一千五百處。他們的教儀，除圖像以外，還有種種的儀式，絕不和法美在中國所傳基督教相同。這是希臘教的性質。——禮儀繁縟，迷信甚多，亦可見俄國國

民的宗教性非常之強，而文化的所以落後之原因。革命以後，信教的人漸漸減少，而至今尚有很大的勢力。雖然勞農政府屢次監禁鎗斃神甫，並不發教堂經費，而信教徒却供應得這些神甫很好。每年復活節，更非常熱鬧。家家設筵款客，雖然他們現在很窮，却還竭力鋪張，革命以前，有正正的一禮拜的熱鬧呢，現在祇兩三天便了。所以今年復活節（年年由神甫按俄國舊歷推定）剛巧和『五月一日』相值，普通人民腦筋裏就祇有一個復活節而沒有五一節。五月一日早晨禮拜堂的鐘聲，還是滿處的響，却滿街都插着赤色旗。我們節先到赤色場。那裡懸着勞農國旗，許多人擁着去看，我們才覺着有些五一節的氣象。

赤色場上停着幾輛札彩電車，中間有許多小孩子同着女教員歡呼勞農政府萬歲。沿街還有許多汽車，也札着彩，掛着許多旗幟，滿街遊行，——這都是政府和共產黨機關辦的。還有兩輛電車上，坐着許多共產黨員，我們去的時候，正值共產黨

中央委員會會長演說『五一』的歷史。他大意說：

『……………以前世界的五一節，各國工人舉行示威運動，要求八小時工作制度，現在我們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已是共產主義的國家，我們的仇敵——資本家——已推翻了。現在我們多做工是爲自己，不是爲資本家了。「我們努力向着共產主義的建設事業進行」……這是我們五一節的新口號。我們還要得最後的勝利。我們更應當努力！世界工人階級萬歲！……………」

演說完之後，在車上變戲法，唱歌，下面聽的人——工人，智識階級——也不少。

後來又到大劇院門面。那裏搭着一座臺，預備露天大會。四圍掛着許多『生產宣傳』的旗幟，工業礦業生產率的圖表。『電氣化呵！』『工人管理生產呵！』等等都寫着斗大的字母掛在那裡，往來走過的『慶祝電車』，『慶祝汽車』，都三呼

萬歲。

隨後從美國回國的工人代表，英國工人代表，巴爾幹半島代表相繼演說。演說完後，露天音樂會開會。無產階級文化部的工人，女工出來唱歌跳舞，雖不甚好，却是一種新藝術。不過這音樂會本是外交委員會發票請各國外交人員及我們的。去了之後却見許多人沒有票的也擠進去，因此會場秩序很不好，擁擠的不堪，我們站了半天，不得已祇好出來。這是莫斯科的『五一運動』。他們共產黨的精神非常之好。可惜比之全國國民，人數太少，人才太缺，所以每每辦事有些不週到的地方。以『五一節』和『耶穌復活節』相比而觀，使人領略到俄國國民性及共產黨之『五一運動』的意義，不免發生一種奇異的感想呵！

一九二一，五，四。莫斯科

遊記第二集

俄國旅程瑣記

俞頌華

一

勞農俄國因為要實行共產主義，所以各國政府，對之差不多沒有不畏如蛇蝎，然而我到勞農俄國去走了一趟，在勞農俄國的京城裡面住了差不多有四個月，覺勞農俄國，除了在經濟上要設法把糧食由國家分配，和土地房屋以及一切生產的工具，收歸公有之外，並沒有什麼已經實行了共產主義的跡象，並且也並沒有什麼大可怕的地方，苟其以糧食由國家分配和土地房屋等收歸公有兩項為可怕，我可以老實對諸君說，照我的觀察，俄國糧食由國家分配，自從開了市場以後，有退無進，至於土地房屋收歸公有也並沒有辦得澈底，這兩項即使辦到，其實也並無可怕之處，何況還未能完全辦到，何怕之有呢？

但是各國的政府總是神經過敏，恐怕傳染着共產主義的病，所以當出入勞農俄

國的人，都帶着傳染病的微生蟲，防待非常嚴重，現在我把我個人所經歷到的出境的困難情形，和自從出境後一直到柏林的經過的情形，述一段大概，報告於諸君。

勞農俄國現在實行中央集權，所以往往有小小一件事，非經過好幾個機關，隔許多時候，不能辦妥。（德說舊俄帝國時代，辦事向來也極遲鈍，一天可以辦好的事，往往非十多天不能辦妥）我辦出境的手續，也辦了好多天，才辦完，出境的手續辦妥之後，我打算由莫斯科到利加，從利加（Riga）到利巴（Libau）搭船赴英國，因為利加是拉脫維亞（Latvia）的都城，所以就請駐在莫斯科的拉脫維亞領事在我護照上蓋章簽字，以便通過，但是拉脫維亞領事說，你必定先要得到英國領事的簽字，我們才能簽字，莫斯科沒有英領，所以特託陳總領電達駐英願使（維鈞）代為設法，請其給一回電。我本來不打算到德國，因為等了許久回電不來，所以到德國代表處，懇其在我護照簽字，他說你如要到德國，我必定先要電達政府請示之後才

能簽字，於是不得已擔任電費，請其拍電到柏林，過了十天，杳無音信，於是請劉副領事同到德代表處，懇其再發一電。駐莫斯科德代表通德英法俄四國文字言語，應酬很周到，當時就應允了。又過了一星期德代表方由電話託劉副領事轉告說回電來了，答應了，可帶電費和簽字費去到他那裏蓋印簽字。

『拉脫維亞』和『里素亞尼亞』（Lithuania）兩小國的領事，見我已得了德代表的簽字，於是也沒有話講了，簽了字了，但他們雖在我護照上簽了字，却都限期過他們的國境，限的日期很緊，於是託俄國外部設法車票出境。

俄外部招待很周到，我到彼得堡旅行的時候不但車票不收我的錢，且並在那裡住了三天客寓，繳些官價，合中國錢計算只有幾分大洋。這一次出境，他們送我一張頭等車票，我並沒有化錢。這一次同『里素亞尼亞』的代表和紅十字會長同車出俄境，他們都講德語，我雖然曾學過一些德文，久已忘了，然聽他們說，却還罷了。

解幾分。我同他們講英語，他們也了解幾句，一路並不覺得寂寞，並且車上有極清潔的被褥，很明亮的電燈，天氣又好，覺得異常暢快。

在勞農俄國和拉脫維亞交界之處，有人上來查驗護照及行李，我因俄語不懂，多帶行李，恐怕發生困難，所以託俄外部的信差代帶二件，我去年出京的時候，曾購一百元法郎票，二百元金磅和法郎的金錢，預備做遊歷西歐的路費。俄國政府本來禁止把金錢帶出俄境，這次我說明是從中國帶來的，所以他們就通融辦理，許我如數帶去，並且爲穩妥起見，他們命信差替我帶到利茄。

二

我於五月十九晚上車離莫斯科，念二早晨到利茄，到了利茄就住一個旅館叫 Commerce Hotel，每天房錢八十盧布（拉脫維亞錢），合中幣八角，飯食很貴，我

仍舊保守兩餐主義，所以在利茄並未大費。信差代我帶的行李和錢囊，比我遲到利茄兩天，所以我在利茄住了前後三天才動身。

利茄是拉脫維亞的都城，所以那裏氣象很好，照那裡的新條例，凡旅客帶錢出境都要一律到財部陳報登記並納稅。我因為帶些金磅和佛郎，故託棧內司事蒲拉考斯基（Romuald Brakowski）同到財部陳報，財部看見我的護照，知道我是晨報的通信員，所以財政總長親自接見，我就陳報我所帶的數目，他說你如不反對，則請你納百分之一的稅。我又問他一些當地的情形，因他很謙和，故我就照例的納了些稅，並沒有同他討論。

從利茄到柏林，要經過一點波蘭的國境，所以我又到駐利茄的波蘭領事館，要求在我護照上給一個印（Viza）。到各領事館要求簽字，所費都不很大，獨有波蘭領事館索我美金十元的稅，他的理由是華人入境，目前尚無先例，故暫照美國國民

入波境納稅的例照繳，這項買路錢未免太昂貴了。

我於五月念六號晚上車離利茄，所有出境的手續，都於念五日那天辦妥。念六下午旅館司事蒲拉考斯基說『你今天要動身了，此地的戲院和娛樂場都沒有去過，我今天沒事可陪你到市街走走，包一二個鐘頭的馬車可以走遍全城名勝之地。』我問他包一二鐘頭的車要多少錢，他說只要一、二百盧布（拉脫維亞錢），我一算和中國幣一、二元，所以就同他一游全市，市分兩區，一區名舊城，區內都是極狹窄的小道，和數百年前舊建築物居多，舊建築物中以教堂為最多，此外還有許多炮台，堞堡的遺址，都是中古時代的遺產。舊建築物中以「唐姆」教堂（Dom Kirihle）和 Shartz-haupter Heiss 最特別，還存一個武士盧蘭（Roland）的銅像。這像左手執盾，右手擎一長鎗，望之令人觸動懷古的感念。還有一區名新城，區內大都是新式的建築物，路道也頗寬闊，並且有許多走到（Dulwa）都植花木，以故風景頗佳。此外還有

幾個公園，一所美術陳列館，都是任人自由入覽，不像北京的中央公園，名爲公園，游人還是須買入場券。還有一個皇家花園（Kaiserlichen Garten）現在也開放了，園內有株彼得大帝於一千七百二十一年手植的桑樹，大可兩抱。區內有一個極大的公共墳地，有幾個墳墓極講究，路人見道中過殯儀都脫帽，

我既到了利茄，本來想一望波羅的海景，因爲從寓所到海邊，雇摩托車，來回要化一小時，所以未去。

旅館司事蒲拉考斯基是一個波蘭人，他說，他在舊俄帝政時代是俄國的一個小官，現在窮了，所以在旅館裏管雜事並招待客人。他不大能講英語，他用德文和英文雜湊起來同我談話，我也懂得。旅行歐洲大陸，能德法文者較方便，如能德法俄三國言語，則在歐洲大陸旅行更方便了，單懂英語究不足。

我問蒲拉考斯基，拉脫維亞的工業如何，他說，在歐戰以前大工廠較多。戰後

則工廠凋落，數萬工人的工廠現在沒有了。我寫到這里，我要報告我中國的士商階級（Bourgeoisie）注意二點，（一）無論國內的或國際的戰爭，都是發達產業的障礙，於士商階級和勞工都沒有利益。（二）對於別國的帝國主義和經濟侵略的政策，若不能抵禦，不但本國的勞工受損害，即士商階級自身也差不多像被鐵鎖鎖住。不得解放。中國國民現在所苦的就是因為政治問題沒有解決，所以內有戰爭而不能防止，外有侵略主義而不能抗禦，故士商階級對於防止國內戰爭和抗禦別國經濟侵略的政策，應得和勞工攜手，協力抗拒才是。我這個感想對不對，請我士商階級細細地想一想。

現在請繼續說我在利茄的見聞。我曾問財部裡一個書記，拉脫維亞和蘇維埃俄國的關係很親善嗎？和別國的外交關係怎樣？他說拉脫維亞現在和蘇維埃俄國的關係很好，和別國現在也漸漸通商。商務上以與德國的關係為最密。英法德意波蘭等

都有外交代表的領事駐在此地。雖然英法德等還沒有承認拉脫維亞，與拉脫維亞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實際上則已發生外交關係了。

在沿波羅的海的一帶東方人很少，中國沒有僑民在利茄，在利茄雖有一個日本領事館，但日本人在拉脫維亞僑居的也極少。那裏僑民中，以猶太人爲最多，因爲那裏東方人很少，所以我走到街市上很惹人注目，他們同我招呼的都問我是不是日本人，並且我聽見街上在我旁邊和後面走的婦女童子都說日本人。原來現在勞農俄國的華僑，很不容易至西歐，而在南歐的華僑也不來北歐，他們想不到在這個時候，會有中國人光降。

二二

在寒帶於春夏日長時有不夜的地方，彼得堡在日長的時候，雖在夜間，天亦不

甚黑。利茄在彼得堡之南，天黑也很遲。我於五月念六日晚十一時左右（赤俄的鐘點撥快三小時，而拉脫維亞則沒有撥快）上車天還沒黑。我乘二等寢台車，旅館司事因知我不懂俄語德語，（拉脫維亞的人大都講德語，可見德國在波羅的海沿海一帶舊時的勢力不小）特託車站的執事安排我和一個英國人同房，所以在車上我却仍有閒談的機會。上車前車站上驗護照檢查行李，上車後又檢查護照，並檢查手提包查旅客所帶的錢數。我因在財賦納過稅。執有收據，檢查員收了那收據，沒有檢查我的手提箱，站上賣票的和檢查行李的都是女人。

念六晚上車後，我在車上和英國人談了兩小時才睡覺，我問他『你看那些拉脫維亞和里素亞尼亞小國，現在還偏向於俄國呢，還是偏向於協約國？』他說：『現在他們因協約國有實力可援助他們，與德國有商務關係，自然稍偏向於英法德，將來俄國強了，他們恐怕要合併於俄國，變成俄國聯邦中的小邦，即如今他們也有許

多人說我們將來要爲俄國聯邦中的分子的。』是夜車雖顛簸很甚，我却安睡一覺。

第二日（即念七）早晨十時到 Kovno（里素亞尼亞的大都會）。那英國人下車了。隔房有一個人叫 Milzen，也能講英法德語，他的同房的搭客也走了，於是^他來同我談話。下午過了 Wirbala 站，就到 Erikunen，便是德國的境界了。於是等候換車。

換車的時候，我最怕行李的麻煩，但是德國的脚夫很好，關上因看見我的行李上都有在利茄站上驗過的記號，也並不來開看。那脚夫就替我去打行李票，我同 Milzen 就到站上食堂去吃午膳，因爲車上沒有食堂。是日到下午還沒有吃東西，所以不得不急急的去進午餐。我們到關上的時候，護照都拿去查驗，出稅關到站上食堂，經過一重小門，小門裏有人盤詰旅客，搜索身邊所帶的東西。那檢查的人很粗，Milzen 君用德語對他說我是中國的一個通信員，請客氣些，他於是摸摸我衣袋裡的東西就放我走。我們到了食堂吃完了，就去領回護照，那時脚夫已把行李票代我打好

了，二等車票也代我購好了，我的手提箱也替我放在車上了，我全沒有自己費心，喜出望外，我給他十幾個馬克酬勞，他還稱謝。

從亞伊特庫能（Eickunen）到柏林，二等的快車車票，票價一百九十個馬克，我二件行李過磅，到也化了同樣的價錢。我從中國到俄國的時候，因為知道在俄國不能買什麼東西，所以行李很多。這一次從莫斯科到西歐，我行李減少了許多。我的鋪蓋沒有帶，所有被褥都送給朋友，只留一床鴨毛褥託秋白將來帶到中國。此外還有些書籍雜誌，也留在莫斯科，沒有都帶；所帶的除了皮大氅皮衣外，都是必需的衣服和書籍。然而重量已經不免太多。寄語游歷歐洲的人，總是少帶行李為是，多帶了既是受累，又多化費，很不合算。

四

『亞伊特庫能』站旁的食物很貴，我同 Milzen 兩個人各吃了一湯一菜以及幾塊麵包，一杯咖啡，兩個人總共化了一百九十幾個馬克。物價騰貴想是由於物資缺乏的原故，故從這一點看來，可見不但俄國物資缺乏，戰後別國也未嘗不感物質缺乏的痛苦。不過俄國因為交通不良，大工業減少了許多，又被他國封鎖了好久，所以物資缺乏，較別國更甚一點罷了。

念七日下午四時，我就在『亞伊特庫能』站上車。四時半車就開了，所經過的地方都是德國東北方面的田疇。我看見沿鐵道的農村，牧場，心上不覺有許多感想，並且我想起在莫斯科的時候，有一回我同一位美國新聞記者談話，我問他將來全歐萬一發生劇烈的社會革命，則結果將怎樣。他說：『這却難言，不過恐怕又不免發生飢饉，添數百萬的餓殍吧。』現當食物騰貴，物資缺乏的時候，故我又想到世界農業國責任的重大。

和我同車走的 Nina 君，他的目的地在法國。他買了臥車票，就同我分開了。他勸我改坐頭等，我因次日早晨就可到柏林，所以沒有改。我坐在二等車裡，起初覺得尚可對付，到了後來人滿了，不好了。在走道上也有許多人席地而坐。我在坐位上差不多絲毫不能動彈，後來又飢又渴，想把手提箱中所帶的兩個熟鷄子，取來鼓腹，沒奈何我的手提箱上被旁人壓着好幾件的重行李，車上連走道上也無隙地，那裏容我從容把箱取下，開箱取鷄子吃呢？後來過一個站，在車窗下買了一些櫻桃，方才解得渴來。

在車上時，刻刻有人來查護照，並驗車票。到了夜裡，差不多車中人也滿了。真是有些難受。當我倦極，倚在坐位上倦眼朦朧的時候，還有幾次人來查驗護照。我於是不得不提起精神，因為我覺現在旅行，護照比什麼東西都重要，沒有護照，就不免進退失據。所以對於護照的保藏不格外謹慎，我的護照上自從赤俄到柏

林，凡有空白的地方，都蓋滿了印子，並且有好幾國的外交官所簽的字在上面，變成一張花花綠綠的紙頭了。

我在車上，對面坐有一夫一婦並帶了一個孩子。我看他門稍爲有點兒倨態對我，所以沒有同他們講話。到了第二天（念八日）清早，他們忽然問我：『你是不是日本人？』我說我是中國的旅客，不知你們對於中國人的感情怎樣。那位女子就問我：『你們中國會幫英法來打過我們嗎？』我說：『中國會參加大戰，你不知道嗎？但是你們在戰時看見過有中國的兵上歐洲來打你們嗎？中國的參戰，不過表示反對你們的軍國主義。中國的人民愛好和平，對你們其實毫無惡感，你知道嗎？』他說：『請你恕我，我對於遠東的事情不大明白。』我又問：『他聽說協約方面要你們負重担，賠他們的款，你們有點覺得負擔不起，確嗎？』他說：『的確是這樣，他們要縊死我們，要致我們的死命，才快。但他們需要於我們的地方很多，我想他們』

決不能置我們於死地，即使要這樣，我想他們未必能成功。」言外似乎帶些怨毒之氣。到了七時，車就到了柏林『富來特立克』街的车站。我們一同下車。作別的時候，他的丈夫給我一張名片，並寫下了他在漢堡的住址，我方才知道他姓名是叫 Albert Bwrdet。那位 Albert Bwrdet 君又對我說：『你如到漢堡旅行，請你到我家裏來談談。』對她表示一種好客的意思。

以上所記的是我從莫斯科一直到柏林一路上的見聞，我本來打算過『里素亞尼亞』和波蘭的時候，下車就攔一两天，看看那裏的情形，只因他們只准我通過，不准我在他們國境逗留，所以不能如願。這也大約因為他們嚴防共產主義的傳染，故不得不對於從莫斯科來的人留一點心。

我從中國到莫斯科，有瞿秋白李仲武兩君作伴。我從莫斯科到柏林，一個人單獨旅行。我們從赤塔至莫斯科一路的見聞，至今還未報告。如今我將秋白所做的而

沒有發表的一篇『自赤塔至莫斯科見聞記』，節錄於後，以便國人知道我們一些經過西伯利亞的情形。

五

附錄秋白筆記的『自赤塔至莫斯科的見聞記』於後：

我們從赤塔見遠東國務總理克臘思諾史赤夸夫氏談話之後。於一月四日就動身。沿途郵便不通，所以沒有隻字報告，一月四日下午遠東共和國交通總長沙都夫派了一個火車頭送領事與我們出境。五日晚過上烏金斯克，聽見該地華僑會會長被警廳拘捕。我們的車停了一點多鐘就開，下文如何，却不得而知。所希望國內人注意的，就是旅俄華僑的苦況，很有隱微的原因在內。前在赤塔通信已經提及，現在且不多說。

自赤塔而西，沿途風景頗佳。白雪迷漫。林木很盛。遠遠望去，祇有一片白銀似的平地。車行幾十里難得看見幾所小木房子。古木槎桲，沿着土坡兩旁，宛然一幅壬石谷的江干七樹園。到一月六日早七時，到遠東共和國及蘇維埃共和國交界地點。有人上來搜查，很麻煩了半天。十時抵美索瓦（Mezowaya）小站，上來三個中國人，求見總領事，具言苦狀。美索瓦共有中國人二百餘，多做苦工，每月得一鋪特（合中國三十斤）麵，祇够半月吃。大半都想回國。特來問領事，並且要招集全數中國人來歡迎。總領事後來撫慰幾句，方才退去，沒有全數來，車行到此地，遠東所派火車頭要回去。司機夫上來要烟，我們送他幾枝。其時我們正在吃飯，就有許多俄國兵在窗外聽。我們想現在恐怕俄大俄國裏面有我們這樣的好東西吃的人，只有有限的幾個。白米白麵在這些兵眼裡看來真是寶貴的東西。

一月七日晨到貝加爾湖邊行。車經四十餘個山洞，湖面冰凍的地方，白浪如山，屹然不動，好像巉巖奇石。有的稍平的地方，又像水晶磚砌的地板。不凍的地方，水色深藍，一片寒意。看看對岸，山雲不辨。其時天氣正陰，細微有些霧，景物真很有趣，未到西比利亞的人，再也看不見的。

七日下午抵伊爾庫次克，有二位檢查員上來，說是接着邊界來電，這輛車應當扣留檢驗，當時劉副領事立刻打電話給東方交涉員方才了事。八日我們進城去看東方特派交涉員葛朋(Gapon)，沒有遇見。葛朋家裡有一個女郎，穿著很華麗的衣服，拿一大塊木材，自己不會劈，出來請他同院住的一個中國人替他代劈。我們初進勞農國，這是第一次看見勞農政治下的生活。我們因問那中國工人『此間生活怎樣』，他只含糊說苦。他又同我們去找中國代理領事薛伯陶及黃弭凌君，兩位都是秋白仲武的同學，他們已經到我們車上來過一次，這

天剛巧遇見這工人，所以就同他去。薛黃二君是以前隨着朱邵陽領事由莫斯科回國時經過此地，暫時留下的。因為還未經勞農政府正式承認，所以暫住在一位中國醫生趙希古家裡，我們進去時，屋子裡陳設得很講究，鬧起來，一切器具電燈房屋都是向公家租的，通共不滿五萬盧布。可是聽他們談起來，伊爾庫次克現時經濟狀況很壞，私人商業已經完全禁絕，什麼都沒有買。然而有人認識鄉下人的，仍舊可以偷着買些蔬菜鷄子等。至於工人的口糧，約分三等，第一每月二十五斤麵，第二等二十斤，第三等十五斤。位置較高的官吏得『戰場口糧』每月四十五斤，或『前敵口糧』每月三十斤至四十斤。此外要有補充票可以得牛油糖等等。當時我和薛黃二君談了幾句就回車上。伊爾庫次克城裡的景象非常之淒涼，路上行人稀少，店舖的門沒有一家開的，祇見一片白雪而已。進城時要過一條河，中間有渡船，亦是政府辦的，故不收費。

六

到九日上午方才交涉辦妥，葛朋派一人護送我們，我們的車就掛在郵便車上走。十一日過烏克（Uk），十二日傍晚過克拉史諾野爾斯克（Krasnoyarsk），十四晚八時過諾沃尼各拉叶夫司克（Novo Nicolayevsk），十五下午抵白拉屏司克（Barabinsk）十六日才抵沃莫斯科（Omsk）。

到沃莫斯科站，我們下去一走，天氣異常之冷。一出車站就看見一所蘇維埃初等小學，離站不遠有一個市場，是俄國人私營賣買的所在。那地方就一片空場上許多人站着，有的手裡拿着一二包糖，二三盒俄國烟，有的手裏捧着幾塊黑麵包，包着幾塊肉骨頭。人人身上都襤褸不堪，見着中國人爭先來問要買什麼不要。我想知道他們的市價，因此買了一包俄國烟（二十支。）化了一千七百

五十盧布，合中國錢一毛七分五厘。市場上又遇一個中國人說：『此地華人有二千多，諾沃尼各拉叶夫司克有四五百人，此地去年尚可做小買賣，後來全行沒收強迫工作，每日給麵包斤半，平時往往將市場上的人趕去做工，近時工人稍多，所以沒有來趕。』他又說：『自己不願去做工，現在祇是偷着做小買賣，勉強能圖一飽。』這夜車停著沒有走，領事所帶的糧食車，晚上被人扭開鎖，偷去十舖德麵，十七日夜半，車門又開，幸早覺察，未曾丟失，真要小心。先是伊爾庫次克的東方交涉員葛朋既派人護送，並且答應致電沃莫斯克的西伯利亞長官史美爾諾夫（Smirnoff），說到沃莫斯克可以領食糧魚肉等，及至到了沃莫斯克，却因食糧十分缺乏，領不到。直至十七日晚間，才送來牛一頭，麪包幾塊，洋燭一大包，鷄子若干，總共付官價二千數百盧布。十八晚離沃莫斯克。

七

由沃龍斯克往西本有兩條道，一經陝略屏司克（Cheliabinsk），塞瑪拉（Samara）到莫斯科，一經埃克德菱蒲爾克（Ekaterinburg）復洛葛特（Vologda）經莫斯科到彼得城。——這條叫北線，我們走的是北線。

十九日一早到伊塞姆（Ishim）二十日抵邱明（Tumen）入歐俄境。晚一時四十分抵埃克德菱蒲爾克，此地礦產甚多，又是烏拉嶺西麓。從此車行逆坡直上，在山頂經過整整一天，才過完烏拉嶺。二十一晨過郭爾爾同站，站長忽命補票，我們車上總共十一人，共化了七千三百八十盧布。這一站烏拉嶺頂上，一望長林稠密，四山松杉如屏，峯巒低昂，白雪輝映其間，風景絕佳，晌午又過一小站，有一個老人在鐵軌旁掘雪，二個小孩約七八歲模樣也帶着掘雪塊，他們這

種農村生活，真頗簡單。

一路行來，雖然沿途風景很好，不怕寂寞。而勞農政治下的生活還不曾一瞥，已經覺得他們有些窘象。居民人人似乎有些不舒的神態，想是物質生活太苦的緣故。而精神方面也似有缺少訓練，迥乎不像西歐各國的文明氣象，並且我們遇見的一大半是無知識的，對於自己政府的施設，雖問他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我們從赤塔到此一路沿站，沒見一個買東西的，然由西比利亞西，過烏拉嶺，入歐境以來，景象漸漸好起來，沿站的村落房屋也較整齊，往來的人，身上穿的衣服也較完整了。

二十二晚又過一小站，有一個村婦拿了一百枚鷄子來要換鹽，不願意得錢，可惜我們帶的鹽太少，就給他三萬盧布買下來了。

二十三日過維亞脫加（Viatska），此後每站都有些東西買。二十日抵復洛葛特

，從此折而向南，六百餘俄里到莫斯科，（若一直往西四百七十俄里就可到彼得城。）

到二十五日晚十時五十分到莫斯科，雅洛史拉夫司基站（Yaroslavsky），這是一段長途旅行的雜記。

出俄境與入俄境的大概情形，都如上述，只因中國人在大戰後自西比利亞入俄，再從俄國到西歐的人太少，所以我們不憚瑣屑把這一次長途旅行的情形記下，使國人知道出入赤俄的情形，不過秋白所記的入俄的情形，還是今年正月裏的事情，現在當然有些不同，這是讀者須得留意的。我出俄境之前，適有孫中山派的一個人叫張公制到莫斯科，他說西比利亞鐵路沿站，目前有東西買了，這也是蘇維埃政府准人民經營小商業的當然的結果。俄國現在變化中，我們總望他西比利亞的交通漸漸的好起來，亞俄的產業發達起來，庶中俄將來漸能實行經濟上的互助。我國在俄的僑

民，除做苦工的外，大都是經營小商的。當勞農政府禁止買賣的時候，這般經營小商業者非常困苦，有時偷做買賣，查出之後，便下大獄，出獄後則一無所有，更覺困苦。我聽華僑會裏辦事人說，目前關在大獄裏的中國人雖不多，然却還是有的，現在勞農政府已准經營小買賣，所以這般經營慣小商業者，似乎面上稍有喜色，可是資本沒有，即欲經營買賣，也是困難，因此便有許多人總想回國。國內知道旅俄僑況的人很少，所以我要把華僑困難情形，也略約的敘在此地。希望國人設法救濟援助，使他們不致流離失所才好。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在柏林作——

勞農俄國之觀察

政治上成功與失敗之主因

俞頌華

八月十日柏林留德學生會約我演講關於蘇維埃俄國問題，我就不揣謏陋，把以下的話報告於到會諸君。

我以為世界各國的政府，除了極腐敗不堪不像政府者之外，無不抱有一種理想。（或叫他一種主義）所以我們若要知道一國政府的成功與失敗，不可不先考察他的理想與他的理想實現的程度。然近代交通便利，國際關係異常複雜，一國政府所抱的理想，和他理想所施政策，與其他各國間接或直接發生利害關係。由是一國本他理想所定的政策的成功與失敗，與他的外交上的得失又很有關係，故我們當考察一國理想實現的程度的時候，又不能不注意到他的外交。我這一次到俄國去的目的，是考察他的社會實況，但現在要討論俄國問題，我却不能不先把勞農政府的理想與外交，就我所知道的，極概括的報告一下。

勞農政府積極的理想的要求，大致就是要創造一個共產的世界。創造的方法，

是要聯合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造成一個大蘇維埃聯邦，再以太一統的經濟政策統一世界的經濟，在這個共產的世界，他們想望人人勞動，人人能受教育，男女一律平等，都能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而列寧的理想，又想設法使工業與農業都應用電機，以增加生產，減少人工，促進物質的進步，文明的發達。至於他們消極的理想_{（註）}的要點呢；就是要撤廢一切階級，取消金鈔制度，租稅制度，宗教制度與家族制度，取消一切人類不平等的差別。

他們外交方針的要點，就是聯絡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運動世界大革命，以推翻全世界資產階級的政府。他們的『第三國際』就是為欲達此目的而組織的。然對於弱小民族，他們却很想聯絡。因為他們要求弱小民族及經濟上被壓迫的民族對於世界上的抱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國家起一種劇烈的反抗，以便容易斬除世界上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根株。他們為要達他們的目的，使他們的理想貫徹，所以對外

極力宣傳他們的理想，俄國問題所以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世界上各強國所以反對勞農政府，也就因為他們的理想是國際主義的，且又革命的，而俄國問題也就因此變成了一個世界重大的問題了。

現在世界革命不起，勞農政府積極的理想無從實現，所以就其積極的理想方面，他們是已先敗的了。但是改進世界是一個很費時間的重大問題，莫說勞農政府積極的理想是否有實現的可能性，是否絲毫沒有修正的必要，尙是一個疑問。就令確有實現的可能性，而已經沒有加以修正的必要了，也決不是一蹴可幾，在短期間便能貫徹的。所以就積極的一方面說來，就斷定勞農政府已失敗，一般共產主義者必不肯承認，現在且看他們消極的理想在俄國已實現到如何程度。

現在俄國不但有治者階級與被治者階級，並且農工間也有一種階級的差別。俄國市面上雖沒有現金流通，但時仍舊有蘇維埃的紙幣爲交換之媒介。從前勞農政府

禁止人賣買，想要把日常必需品由國家分配機關分配，並強制徵收農民所餘的食糧爲分配於勞動者，設法使各都市的食糧，均由政府的食糧機關分配於市民。這種分配政策倘能辦得完全，金鈔的效用漸漸可以消滅。租稅制度也可取消。但是俄國物資缺乏，政府要把日常必需品都由分配機關分配，異常困難。而且農民對於政府的強制徵收，非常抱怨，時時反抗，政府要隨意把農民產物徵收來供給全國，也有些不可能。所以不但金鈔制度很難取消，並且把已經廢除了田稅，又恢復了。

俄國的人民很富於宗教性，宗教制度固然沒有打破，家族制度也還存在，所以在他消極的理想方面說來，也可以說勞農政府的理想尙未實現。現在勞農政府已放棄從前所施行取消租稅制度和金錢制度的政策而改行國家資本主義了。在共產黨說來，改行國家資本主義就是達到他們理想的目標的過渡辦法，但是他們革命後何不立刻行國家資本主義，而必待今日始改變方針呢。這還不是他們以前所做的沒有成

功的明徵嗎。所以我敢說勞農政府的理想在消極的方面也沒有成功，換一句話講，在消極的方面也失敗了，但是他們是有理想的，雖失敗也是光榮的，比較盲目而失敗，或竟偶爾成功的政府總好些。勞農政府最注意的是經濟上的改造，而取消租稅制度和金錢制度在共產黨綱上又有明文發表，何以租稅與金錢制度到底打破呢？這是很簡單的，就是因他們分配政策失敗的緣故。他們分配政策何以失敗得厲害呢？其最大的原因我以為有兩個的。（一）俄國自從大革命後，又經過了許多戰爭，生產機關和交通機關都破壞太甚，自己沒有能力去恢復，以致物資缺乏，食物不足，雖有分配機關，不能使人取得其所需。（二）世界各強國都反對勞農政府，勞農政府在外交上所處的地位，差不都同大戰時期中德國政府在外交上處於完全孤立的地位一樣，絲毫得不到各大強國物質上的援助。從前德國鐵血宰相的理想所以成功，雖因其武功煊赫，其實未始非得力於他的外交失敗，也是戰敗之一因。勞農政府

對於反革命派所用的武力，雖沒有失敗，但他的外交我却不能不說他失敗。因為這兩個原因以及其他原因，所以勞農政府對內的經濟政策失敗了，而俄國國民衣食不足，也困苦到極點。

他們經濟政策失敗的最大原因，我已說過了，現在我再要追求俄國共產黨當初革命成功的原因，報告於諸君。大凡在一個政治極腐敗的國家，激烈的革命是免不了。政治愈腐敗，國民革命的感情愈豐富，這是一定之理。因為人非草木，又是愛羣的政治的動物，感受了政治的痛苦，沒有不想於政治下除舊布新的。俄國帝政時代政治的黑暗腐敗是大家知道的，所以俄國國民革命的感想很熱烈，容易趨於極端。舊俄皇室推翻之後，克崙斯基的政府尙不能滿足一般國民的希望。共產黨當初只有十萬黨員，紀律極嚴，黨員都一心一德而有犧牲的精神，並且又有中堅人員規畫一切，所以十月革命之後，共產黨的勞農政府就成立。能够再進一層的幹破壞事

業，把反對黨打敗，所以我以為共產黨在俄國革命成功最大原因，即一因俄民富於革命的感情，一因共產黨紀律森嚴，且於中堅人物。目前俄國共產黨黨員據最近的統計有七十八萬左右，但是新黨員中很有許多不良分子，以後共產黨的精神是否象從前一樣的好，我却不敢預言了。我猶憶中國革命以前的同盟會，精神異常發皇，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犧牲精神，至今尚在國人之心目中，一到民國時代，改成了國民黨，當時到處都有國民黨員。而國民黨就因此漸漸無力，後來竟被袁世凱一紙命令解散，黨員也大少了。俄國共產黨分子，現在也漸複雜了，所以我不敢担保他以後的精神是否漸漸頹壞，良亦未可知。從這一點看來，可知在政治腐敗的國家，只要有同心德的十萬人的團體，就幹破壞事業而有餘，而在改革之後，要在內政外交上的設施一步不差，很順利的成就建設事業，却是一件極不容易事。

勞農政府成敗的原委，已簡單的講過了，現在再將最近中俄關係與俄國的情況

報告於諸君。

勞農政府積極消極的理想是否帶有危險性，我們今天不必討論，但列寧最近變了方針，改取國家資本家的主義了，縱使他們原來的黨綱帶有危險性，而現在却沒有什麼可怕了。我記得一千九百十六年七月，日俄兩國關於雙方在中國的利益訂了一個秘密的軍事同盟的盟約，勞農政府成立之後，即把他全部公表，日本野心便暴露於世界，可見他們首先破壞世界國際間秘密外交之惡例，而對於中國毫無惡意毫無野心，我這一次到俄國見勞農政府外交委員會加拉罕氏，他於談說中表示他對於退還賠款，退回舊俄帝政時代俄國所侵略中國的權利的誠意。我覺得勞農政府對於中俄非但無惡意且又表示善意，所以我個人却希望勞農政府本其國家資本主義為俄民造福，並且我希望我們中國國民也與他們表示親善之意。但是俄國極不幸，東俄伏爾加與唐河流域大旱為災，且又惡疫流行，據勞農政府最近發表飢民之數有一千

八百萬之多，將來秋收若再失敗，前途更不堪設想。德國美國已著手預備救濟俄民，諸君在報上想已見過。俄國國民可以說困苦到極點了，俄民如此困苦，在俄華僑當然也同樣的困苦。歐俄華僑的人數，因無精確的統計，我不知道，但據莫斯科華僑聯合會裏的辦事員說，華僑在歐俄者約有二萬以上，在歐俄東南一帶，即目前災荒最甚之區，但是交通不便，俄國車頭不足，燃料缺乏，要從鐵路回國，却極困難。我在莫斯科的時候，華僑聯合會會長陳君對我說，現在歐俄華僑亟願回國者，約有三分之二以上，如果領事能向勞農政府辦妥交涉，設法車輛送回華僑，固然最好。但是大批華僑都由鐵路回國，也非易事，最好希望政府設法一二艘船，放到利茄海口，載華僑回去。三個月以前，歐俄華僑要想回國者已有三分之二以上，目前東俄大旱大疫，恐怕十分之八九都要想回國了。德是戰敗國，對於救濟在俄境德僑與救濟俄民尙且已在歐洲裡積極進行，我們中國曾參加大戰，名義上是戰勝國之一分

子，若既不能去救濟俄民又不能救濟在俄華僑，則真未免可恥極了。所以我盼望國內的人，與在海外的國人都要對於這個問題，加以相當的注意呵！

勞農政府在這個時候，真是又遭逢了一個很大的難關。我雖不敢預料他一定能夠渡過這難關，但俄國的事情，往往是不可思議的，有出人意料之外者，或者勞農政府竟然能渡過這難關，亦未可知。不過我所敢言的是勞農政府若竟然渡過了這個難關，而行國家資本主義，則其基礎便容易穩固，未始非俄國國民禍中之福。因為俄國國民太苦了，若是有反革命，必多紛擾，加重他們的痛苦，

我關於俄國問題所想要說的話尚多，今天時間不夠了，不能再多說了，不過我對於今天到會諸公有兩種特別的希望，不能不對諸公再有一言。諸公中研究醫工的是居最大多數，中國將來是否有革命，我不敢知，但按目前的時局而論，好像在那裡播革命的種子，我對於諸公消極的希望，就是中國將來若不幸而再有革命，諸公

中研究工業的總要竭力設法，使我們中國的人民不要像俄民這樣受物資缺乏，食料不足種種最大的痛苦，研究醫學的總要設法預防，像俄國那樣的疫癘，使他永不發生於中國。世界擾擾，將來歐美是否不免劇烈的社會革命，我不敢知，但我對於諸公却不能再有一種積極的希望，就是希望諸公將來使我們中國的醫工非常發達，俾地球上將來無論那一處要是發生了災荒疫癘，中國國民便可首先以食料物資，藥材救濟世界上的災民，表示我們中華民族博愛的精神，我謹馨香禱祝諸公將來能副我區區這兩種希望呵？

【附註】對於勞農政府的觀察，各人觀點不同，故意見亦各異，我所說的是我旅游俄國之後，我個人對於勞農政府的意見，如有說差的地方，請諸君教正，諸君如要知道勞農政府的國家資本主義，可讀七月號一卷一號英國勞動日刊中所載列寧著的田稅的意義一篇文章。

一九二一，八，十一，柏林

俄國之再造問題

莫思科歸客談話

列寧氏之名言

俞頌華

一九二〇年是俄國期待世界革命的時期，一九二一年是其預備經濟再造的時期，今年一九二二年則將爲新俄開始與各國交通，與世界各國實行互助，以整理財政，發達產業的時期。一九二〇年之俄國，因猶期待世界革命，故經濟政策，以及外交政策，尙偏於激進的方面，及一九二一年乃始放棄其速達世界革命目的之期待，而預備平和經濟的改造，至今年則將由預備而進於實行的時期，今後俄國之經濟，將趨於平和的改造之一途，可謂毫無疑義。

我國與俄壤地相接，關係密切，早應與之結相互之外交關係，况當現在俄國已由革命的破壞的時期，轉到實行新政策，開始與各國通商，恢復平和經濟關係的時期，不當尤注意於兩國國際間實際的切要的問題的之解決乎。海內不乏注意外交之人，對於俄國問題，想已有人注意研究，以爲國民外交之預備，並預備督促政府對俄之外交，有適當的設施，記者不敏，對此問題，敢就旅中所聞，略述於下，以供

國人注意俄事者之參考。

去歲歲暮時，德國外部特派之駐俄經濟調查委員史堆菴博士，由莫斯科回柏林，記者曾往訪之。博士之夫人深通俄語俄文，在莫斯科時爲博士之俄文翻譯，記者訪博士時亦嘗與其夫人晤談，茲述兩人所談之大要於後。

博士與其夫人，均謂俄政府實行新經濟政策，開放私人自由商業之後，氣象與曩時毫無商業之時迥乎不同，物資雖缺乏，紙幣之價值雖極低，然實行新政策之後，經濟上已較前大有進步，實爲不可掩之事實。目前莫斯科經濟上之情形，雖遠遜于柏林，然已漸漸湧現進步改觀之曙光。俄國經濟改造之前途，固有許多難題，且經濟之改造亦決非一蹴可成者，要之，此後對外商業上之交通若能發達，外交方面若能較前進步，則不難漸入佳境也。

按俄德新經濟政策之要點，在重新啓發個人自動的精神。蓋期產業之發達，本

乎個人自動的精神而促進，然在相當的範圍以內，仍由政府監督，大實業土地均歸國有以杜自由私有競爭之弊病。雖然，俄國爲農業國，工業尙幼稚，若非由工業先進國加以相當之援助，則其產業尙難充分發達，故勞農政府不得不行租借（Concession）政策，以一部分之土地與實業，讓外人經營。列寧嘗語告其國人曰：『不妨讓外國資本家，租地經營者，租業經營者來漁利，吾人將從而學其開發工業之方法，以便將來建設共產的共和國，彼外人來經營，而吾人不速學其方法，是乃吾人之罪惡。』觀此可知俄國之將利用外資與外國工業人材以開發其實業，乃時間的遲早問題，與其範圍之廣狹問題。

博士詢我曰：中俄兩國有接壤之關係，何以中國與勞農政府而無正式之外交關係。我答以吾中國與遠東共和國之代表已有接洽，近聞勞農政府之代表亦已赴北京，中俄兩國之互結正式的外交關係，當亦爲期不遠，第不知勞農政府實行新政策後，是

否仍有實力，不致搖動，德俄兩國所結條約，有何足供吾人參考之要點。渠曰勞農政府實行新政策後，所有實權仍歸政府掌握，故勞農政府之實力殊雄厚，其基礎仍鞏固，不致有搖動之虞。德國與俄國所結之條約，其主要之點，不外（一）勞農政府不得在德國宣傳其主義，（二）保障德僑生命之安全，（三）保障兩國書信之安全，（四）德僑在俄發生經濟上及其他訴訟問題，概送德國，由德國法庭按德國法律公平處理。渠云俄國司法上事件由非常委員會處理，無一定標準，且其詳細之新律猶未頒布，故德國對於俄國，條約上不得不有上述第五項之規定。予又問俄國火車車頭不足，將來西伯利亞之交通如何，西伯利亞鐵道不但為中俄交通之要道，抑亦亞歐交通重要之鐵路，吾人誠望其早能恢復原狀。渠答曰：俄國現已向德國及瑞典定購車頭，勞農政府對於西伯利亞鐵路問題，殊為注意，至該路恢復原狀遲早，則須視俄國一般經濟的狀態進步之迅速與否。渠又云：最近第九次全俄蘇維埃大會，對

於新經濟問題將有重要之決議，故此會與俄之經濟再造問題，殊有重要之關係云。

以上所述，係我與史博士談話之大要，茲以列寧於去年十月間有一篇關於新經濟政策與政治啓明之演說，頗有重要之意義，請錄其一二要點於後，再畧述此間所得於第九次全俄蘇維埃大會之消息。

甲 列寧關於新經濟政策與政治啓明一篇演說之要點

對於外國資本家之『條件的讓步』以及強制徵收農產之廢止，當然不免使資本主義復現，然今後資本家勝利乎，抑無產階級國家之國權勝利乎。將視資本家之來俄者能先自己組織完密乎，抑其未有完密組織以前，無產階級的國家能先自組織完密，本國權以指導資本主義，並創造一從屬於國家之資本主義，使之供國家驅使乎。

吾黨之任務在推廣智識，使一般瞭然於『無政府的』資本主義與『無政府的』商業，乃吾人之敵。

吾人不能速達於共產主義，故吾人之基礎不能不築在農民之『個人的利益』之上，或將曰是不啻恢復私有財產，是不然，蓋吾人已廢止土地之私有，至於農民利用其生產的工具以促生產之發達，則與主義理想之實踐無妨也。不但農業之基礎應築在『個人的利益』之上，即在各項工業亦須如此，問題之審查與討論固非公諸一般不可，至若責任則須由個人担負之。

在吾文化較低的國家，斷難由正面之攻擊以打破資本主義，在其他文化較高之國家或能應用比較的直接的方法以打破之，時機一到，他國竟能用直接的方法與資本主義作戰而剷除資本主義之問題也。今吾人惟有獎勵工商業以滿足農民之需要，務求勞動者均以其權能擁護此工人與農民之國家，必如是大規模之工業乃能建設。

與吾人新經濟政府有關聯者，即提高文化之問題也，政治之改良，要求較高的文化之發達，吾人應不斷的逼迫一般人使有此觀念，不識字者，吾人亦當本奮鬥的精神使其減少。不寧唯是，因循遲鈍，營私納賂之兩種惡習，亦當本乎奮鬥的精神以克勝之，此二種惡習非軍事上之作戰以及政治上之更易所得拔除，惟有增進文化之一法乃能救治之。吾人對於此種惡習常賴宣傳以與奮鬥，然啓政治之光明，決不限於宣傳，吾人更當不以執行委員之資格啓示一般對於政治上正當必由之途徑。其在政治上智識經驗比較的豐富者，應自儕於人民之列，不僅以口舌指示羣衆，而尤宜對於一般指示革除種種實際上政治惡習之方法，此係最難之技能，亦爲『政治啓明組』之任務，以此組之關係重要，故我將特別注意之也。

蘇維埃法律實爲良法，應用之足以打破官僚之習與因循之弊，在資本主義國家之勞動者無應用此種法律之機會，吾人雖有此機會，而能應用之者良少。不但農民

昧於應用之方，即共產黨黨員中亦有罔知應用新律以打破舊時之陋習者，爲廓清吾黨計，吾人冀有十萬至二十萬黨員之黨籍，將被削除也。

接近時之消息，俄國共產黨有十數萬黨員已被革除黨籍。愚於去年九月間在柏林學會關於俄事之演說稿中，嘗言俄國共產黨以前之精神甚好，近來分子漸雜，該黨以後之精神如何，殊不敢擔保，然共產黨中殊多傑出之人材，將來對其本黨之改良，或能覺悟亦未可知云云。

此稿曾在本報發表，然其間有數語被手民所脫落，未及更正，茲特附記於此，以見愚關於此點之觀察尙不遠於事實，並以見俄國共產黨中大有人在也。

總括『政治啓明組』當前之亟務約有三端，此三端者即對於三大敵之戰鬥也。三敵爲何？即（一）黨員之自欺，（二）不識字者之太多，（三）營私納賂之惡習是也。黨員中有缺乏智識而尙未革除黨籍者，但知發號施令爲已盡其改良政治之責

，而不知其他，殊不知政治之改良，尤爲吾人宜深戒也。其次減少不識字者雖非完全爲政治問題。然非此不足以言政治，故此爲改良政治先決的要件，不識字者當立於政治之外，若不教之識字，則種種愚昧之談，毫無意識之流言與偏見均難打破，結果無政治之可言。復次，打破納賂之惡習，當賄賂一行則政治之運用完全失效，法律之應用亦難有功，故非打破此惡習，政治決無清明之望也。文化的事業之成就，須經較長之時期，決不能如軍事上政治上成功之速，吾人不能不自求適應爲較長之時期，預計吾人事業之進行，而顯示吾人忍耐堅持守秩序諸德性至最大限度，蓋非此難期政治上有光明也。吾人不但應消極的戒自欺，並打破一般無智寡識營私納賂之積習，且當設法能目觀吾人之宣傳與指導能爲一般所容納而奏促進國家產業發達之效果。

以上所述，係列寧於去年十月間一篇演說之大要，我所以摘要記之者，此篇演

說不但足以表示列寧今後大政方針之一斑，以及俄國今後趨於平和改造之明證，且彼所言，足供國人研究社會主義者參攷之處或亦不少也。次述此間最近所得關於俄國之消息。

乙 全俄蘇維埃第九次大會與財政及司法問題

全俄第九次蘇維埃大會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開會，舉行開會式之後。列寧即演說，大意謂世界的資本主義雖已啓其傾覆之端，然在資本主義的西方之一般民衆猶未上革命之軌道，俄國在此時處於抗衡之境遇，良不得不對於外界之侵襲有一種預見與決心。蘇維埃俄國不能不與外界交通，對於資本家之經濟再造，不能不學習其方法，末謂對於全國農民應發生堅實的聯帶的關係，以保障由革命所獲之勝利。次『加里寧』氏報告災荒情形，與救濟上之不足。衛生委員長『奢馬蕭谷』氏亦有

報告，其後遂討論內外之重要問題，此該會當日之大概情形也。

俄國新經濟改造前途有兩大困難問題，（其一）即紙幣之整理，（其二）爲司法之改革問題。俄國自大革命以來，司法之權幾全爲『屹客』所掌握，『屹客』者即查禁並處理反革命怠工與投機之非常委員會也，其性質與軍政執法處相彷彿，今俄國既進於平和經濟改良的時代，司法機關自有改良促進之必要，蓋非此則於內國與對外商業之發達，殊多障礙也。至於紙幣之整理，亦爲俄國重大而艱難之問題，非有國外經濟上之援助，此問題殊不易於解決。在戰前俄國國幣，存有三百七十億金盧布，而戰後則僅存三億，至於紙幣債券之額，在戰前已有千億盧布，今則更有增無已，目前日印萬億之紙幣，猶虞不足以應付支出之數。紙幣既多，價值日落，幾致有印刷費將與紙幣額面價格相差無幾之憂，（此項數字依據德獨立社會民主黨機關報『自由』之莫斯科專電）可見關於整理紙幣一項之財政問題，亦爲俄國經濟改

造前途之一大難關。關於司法問題，目前蘇維埃大會已議決另定新律，而僅以政治上之罪犯歸『屹客』處理。關於整理紙幣問題，聞俄國現已特設一委員會專保管蘇維埃政府將現有之金與一切有價之貴重品，此外又設有國家銀行以期逐漸整理紙幣，且為收回過量之紙幣起見，聞政府將設法鑄硬幣，使之代紙幣流通。改良司法與整理紙幣，雖非易事，且亦斷非短期間所能奏效。然政府對於提高文化以促進政治改良之遠圖，以及一切艱難複雜不易解決之現實問題，均能積極進行，故前途決不致無光明之望。吾中國對於財政之整理，兵之裁減，交通與工業之促進，非得列強援助，似難進行。今姑假定列強中真有善意與決心援助中國者，果能立即着手實際上大規模的種種援助，試問吾中國有何執行機關能承受其援助，而舉裁兵理財，振興實業，發達交通之實。職是之由，就目前一般的濟經狀況言之，中國因未受世界大戰之損害，雖較俄國為優，而就政治的狀態言之，則恐中國猶不如俄國也。最近

協約國國際會議開會於「斯康」，對於中歐經濟之改造，德國之財政，以及對俄通商，並予以經濟的援助諸重大問題，均將有所協定。美國對於俄國經濟之再造亦已有加以援助之表示。當記者執筆作此通信之時，「康斯」會議方開會，會議之結果，雖尙難預揣，然列強對於俄國問題，於最近時期以內當不能不有一解決，不能不與俄國恢復國際關係，經濟關係，可斷言也，今後中國對俄關係應如何，兩國間之國際問題應如何解決，實亦急切待決之問題，吾人非注意不可，然在政治混亂時代，必無自動的外交可言，願國人注意外交，同時不忘自身之根本問題。不然，獨立之資格一旦喪失盡淨，甯復有外交哉。

（一九二二年正月五日柏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5183B

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一日初版
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十五日三版

遊記第二集

—————*—————
版權所有

發行所

晨報社出版部

北京丞相胡同

印刷者

北京丞相胡同

明明印刷局

發行者

北京丞相胡同

晨報社

一册三角

